

本朝詩小傳

嘉慶六年仲夏玉灑
呂氏養生艸虫重刊

刻 鄭方坤 荘鄉 遵

國
家
藏
書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目次

卷一

宛陵詩鈔小傳

曝書亭詩鈔小傳

梅村詩鈔小傳

三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靜惕堂詩鈔小傳

賴古堂詩鈔小傳

田間詩鈔小傳

石臼詩鈔小傳

榮子詩鈔小傳

金龜詩鈔小傳

於車詩鈔小傳

南田詩鈔小傳

託素齋詩鈔小傳

溉堂詩鈔小傳

西堂詩鈔小傳

西河詩鈔小傳

采山堂詩鈔小傳

精吟堂詩鈔小傳

湖汰、岐詩鈔小傳

卉亭詩鈔小傳

澹園詩鈔小傳

聰山詩鈔小傳

安雅堂詩鈔小傳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閩 鄭方坤 荘鄉 撰

宛陵詩鈔小傳

施閏章字尚白，一字愚山，宣城人。祖父俱以理學名世，爲東南人士所宗。先生少負異資，習聞家學，弱冠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詞，名噪江左。順治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引經斷獄，多所平反，朝士爭籍籍言其可。大用會。

世祖章皇帝方右文拔曹郎尤者充學使御試名居第

一遂提學山東其課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一變已奉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兵馬蹂躪之餘邑多逋賦追呼急則相聚爲盜作勸民急公歌善泣諭之遍歷崇山廣谷備悉民間疾苦作彈子嶺竹源院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感泣比諸元道州趙春陵行而民亦相勸輸賦母敢後時於是一意休息吏不能爲暴又數平冤獄案牘益簡每高春一視事對閣皂山色支頤賦詩築愚亭於官廨之傍環以橘柚暇即與過客觴咏其中無何以裁缺歸里民送之如歸市

臨江故有江清可以鑑先時民過之嘆息曰是江如使君清因改名使君江至是民送之江上不能別復送至湖會湖漲所乘舟爲御史贈物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具之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士三相國薦其才召試授翰林院侍講又二年晉侍讀當是時愚山之名滿天下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者無虛日作爲文章極其醇雅而於詩學尤邃體氣高妙格律深穩鏘然而玉應盎然而春溫一時詩人有南施北宋之目王阮亭先生最愛其秋

詩錄小傳
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
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之作謂
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此雖近
體豈愧計九首耶又謂其清詞麗句層見疊出倣張爲
主客圖之例摘其尤者標出與康樂池塘生春草玄暉
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并資藝苑
談助云

曝書亭詩鈔小傳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少聰慧絕人書過眼覆
誦不遺一字爲舉業文下筆千言立就童卯之時即使
工詩崇禎十年浙東西大饑人相食朱氏固巨族自其
曾祖父文恪公以宰輔歸里無中人產至是幾絕粒顧
守青籜舊物諷誦弗輟既而嘆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
亂將作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於三禮
左氏內外傳楚詞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
未幾亂果作年十七作贊壻於嘉興馮氏馮公有客王

鹿柴者華亭名宿也一見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自後名益高郡國諸侯聘幣爭集其門所至皆以賓師禮之既以博學鴻儒徵

御試入高等以檢討充內廷供奉辛酉典江南試稱得人嗣爲害者所中鐫一級尋復原官先生亦遂無用世志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皆鑽穴前聞參証已說卓然有傳於後無疑古文詞翦截浮囂峭潔名貴於易堂堯峯之間高參一座詩名尤藉甚人口時阮亭尚書以風雅號召海宇

一時名流無敢相駸驥者濟河海岱間每以山蘆田氏並舉爲言而江南人士亦有漁洋棉津二家詩之刻此皆出於鄉曲之談門下士阿私之論附影隨聲不可爲典要惟先生體大思精牢籠萬有而澄汰鍛鍊不肯人云亦云若以匹敵正如玉溪生所云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乃引楊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峯此必曰潯陽九派者迄今交遊零落壇坫荒涼而新城長水屹然爲南北二大宗師比於唐之李杜宋之蘓黃更千百年而勿之有改也嗚呼盛矣

梅村詩鈔小傳

吳偉業字駿公一字梅村太倉人少負絕人姿過目成誦凡經史百家稗官小說山經地志釋典道藏以及酉陽之典羽陵之蠹珠囊玉笈之遺赤文綠字金匱石室之秘自十五六歲時即已原原本本兼綜共貫作爲文章如兔起鶴落風發泉湧千言倚馬莫能窺其涯涘時張天如吉士以復社領袖教授里門門下士著籍者不下千人求其數學相長聞一知十卓然稱都講生者延陵而外實不能再屈一指一時企羨謂扶風之遇鄭康

成河汾之得薛收董常此其選也年二十舉崇禎辛未
科會試第一廷試賜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時猶未娶
特撤金蓮寶炬花幣冠帶賜歸里第完姻於明倫堂上
衍金卷禮蓋自洪武開科花狀元綸後此爲再見士論
榮之嗣後廻翔館閣不十年游陞至宮詹學士金鼎沙
堤旦暮間物耳乃旋遭蟻賊之亂都城失守天子殉社
稷倉皇行遯滿目蕭條當其時亦思引刀以自裁捐軀
以見志徒以雙親年老濡忍不決及入本朝逼於徵召
復有北山之移論者惜之然讀其詩詞樂府故國舊君

之思流連言外如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
古人一飯猶思報廿載恩深感二毛聲有餘哀情文兼
至及臨終一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
難沒善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
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
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
眉頭爪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半疊脫屣妻
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悲憤自
訟不作一欺人語讀者畧其迹諒其心可也所作永和

宮詞琵琶行松山哀雁門尚書行思陵公主輓詩諸什
鋪張排比如李龜年說開元天寶遺事皆可備一代詩
史豈僅若函書督井但說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丙已
識接第而歌猶令人掩卷而三嘆也

三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龔鼎孳字孝升別號芝麓合肥人前明進士官蘄水令
以殊尤徵爲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入本
朝用大臣薦以原官起用屢起屢仆卒以才名受
世祖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兔起鶻落不假
思索真當矜才子也以此游加擢用歷官至大宗伯云
時鼎革方新前朝耆舊多混迹於酒人畫師以寄其憇
襟幽憂之感又少年英俊希光而待蔭者翕集京師不
能無丐齒牙仰煦沫先生開東閣以招之分餘明以照

之嚴冬之裘萬里三塗之綆千尋古云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者川驚星奔於斯爲盛先生旣負君宗重望而才氣又實能籠罩羣英每當花晨月夕三爵以後擊鉢賦詩風流自賞或一題而數吟或一韻而七八疊無不扶質垂條方流圓折笑諧間作落紙如飛一時名士胥俛首攝伏而歎爲天人未曾有也全集曰三十二芙蓉齋稿其調高以逸其詞婉以麗其音節響以沉其託旨也遙深而其取材也精確新聲綺製非復人間所謂五嶽起方寸讀書破萬卷者惟先生足以當

之吳門顧茂倫汝先生集於虞山婁東之後有江左三大家之刻紙貴一時如鼎三足匪僅若禹貢荆揚之稱金三品者之有所軒輊於其間也

芙蓉齋集

芙蓉齋集

芙蓉齋集

藝文志

詩集小傳

靜惕堂詩鈔解題

詩集小傳

藝文志

詩集小傳

藝文志

詩集小傳

藝文志
詩集小傳

靜惕堂詩鈔小傳

曹溶字秋岳別號倦圃嘉興人前明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謇諤有直聲中朝貴人多側目既遭中原板蕩

聖主當陽張八紘以羅才俊先生以先朝遺逸亦思踰伏草茅終稿項貴馘以死徒以椎轂者衆敦逼出山不獲遂其初志既歟歷中外久游陞至少司農中間升沉淹速不常厥居亦時而爲嶺海關塞之行迨康熙戊午已未間

天子思得闇博之士備顧問大臣有舉先生名應詔者
先生已歸隱林泉仰屋著書三徵不起矣少日即以詩
名年事漸增風格日進體氣自然意匠深穩與龔芝麓
宗伯異曲同工卓然為國初一大家李天生稱其五古
如羚羊呈角無迹可尋而渾金璞玉中奕奕自露神采
又云意取其厚詞取其自然所以復漢京也調取其俊
逸格取其整所以明選體也而渾雄悲壯馳驟兩唐者
反在所畧又云七古向有獻吉如龍仲默如鳳之喻龍
變化不測鳳文采斐然可謂深知李何者要之二體亦

未能偏廢先生雙提並輓而行而奧衍宏深不顧時眼
大有郊祀鼓吹之遺世無言漢詩者吾珍此自賞耳蓋
其佩服若此至五七律之一氣渾成五七絕之正變互
見其見稱於李秋錦陳其年潘稼堂鄧孝儀諸公尤未
易更僕數昔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申之曰氣如白虹天
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夫玉之德至於圭璋特達天下
莫不貴而其精氣之著見則田夫野老皆得望而知之
世之爲詩者不枕經蓀史以盡其才月鋟季鍊以博其
趣涵濡醞釀息深深而出亹亹徒取煩音輒語希世媚

俗則非玉也。簪耳讀靜惕堂集其廢然而知返也。未

賴古堂詩鈔小傳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又別自號櫟園學者稱之曰
櫟下先生先世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櫟下數傳復徙大
梁考其世唯櫟下居最久取以自號志不忘也少好學
能文章弱冠從海內諸名士遊聲稱藉甚崇禎庚辰成
進士授濰令以守城功擢御史十日而京師陷間道歸
里門明年王師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撫授鹽法道遷閩
臬踰年陞右轄尋轉左時山海崎嶇無尺寸乾淨土公
至創以雕勦收餘憊而煦哺之使反側子自安平李鳳

毛之亂解清漳之圍見者胥驚爲神施鬼設不知皆從書卷中體驗古人成局而變化出之者也既以御史臺徵上章言閩事輒報可又密有所建白頗摘抉用事者驟擢少司農而聞者咋舌曰禍始此矣已而督臣果飛章誣劾奉詔赴閩勘時有司已鋟煉具獄比到吏民守府訟冤者以千百計按察司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冤狀與平反撫軍不敢住請廷質詔逮法司復訊仍以辟上秋有詔朝審讞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下於是羣公卿揚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適緣

大行遺詔遂未竟朝審案援赦論釋尋出爲青州海防道轉江安糧道再被論事白而卒生平喜爲詩宗仰少陵然機杼必自己出不屑爲公家言剗鉢湔濯而歸之大雅而訟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磼磼立呼譽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游大梁丘絕向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獄成奏上人謂且不測公赫蹏細書與所親曰今日當得旨束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尚不得旨又活一日屬友人爲作又活一日印章卽此而論較子瞻獄

中夢遠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其度越古
人何等哉當公之被逮入都也百姓皆炷香號哭追送
數千里謂公活我顧奈何反以閩事累公語悲痛不可
聽詳閩人高兆四泣記中其時連染者近千人考治榜
掠瘐死無算猶數百人從公對箇輿大呼白公忠直無
罪情詞慷慨卒無一言撓敗吁難已某閩人也先祖二
銘公辱公文章道義之交嘗枉駕三造敝廬閭里傳爲
佳話繙公遺集蓋不禁廢書而三嘆也

田間詩鈔小傳

錢秉鐙字幼光桐城人後更名澄之字飲光崇禎朝以
明經貢入京師屢上書言時政得失不報遊吳越間與
復社幾社名流雅相引重目擊秦寇躡中原嚙指嚼齦
銳欲以功名自奮迨南渡而後事不可爲麻衣芒鞋間
關萬里崎嶇閩嶺間猶不忘之初志焉嗣後
海宇風清元黃戰息繩床土室埋照終年酒德琴心達
生用老斯泳斯陶或嘿或語格每進而益上詩屢出而
不窮要其流派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而融會之昔賢

論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閒逸情真景真事真意
真讀田間一集庶幾近之綺章繪句家不能道隻字也

石臼詩鈔小傳

邢昉字孟貞一字石湖高淳人少日爲諸生有名明末
社事大興淮服江表之間孟貞實爲職志每酒壇詩社
座以爲無車公不樂同道爲朋流言不信聲氣廣孚翕
然四應明社既屋敦疊上履二之節伏處湖濱謝去舉
業不事皋明之柳當門仲蔚之蒿塞徑彈琴賦詩蕭然
有以自樂其於人世聲利之途蔑如也最工詩五言清
真古澹從韋柳門庭中來陳仲璣謂孟貞詩無一暢懷
語如讀孟郊東野集令人不懼施愚山與相友善其沒

也爲輯其遺詩以傳王阮亭尤最所稱賞悵未及友其人官祭酒時鄉人李某注令高淳特屬訪其後人李至問之則老妻稚孫饉饉孤寡餧粥恒苦不給李脫贈三百金爲置腴田百畝俾免飢寒而其家竟不知誰爲爲之嗟夫羊舌下泣之仁邱成分宅之誼豈所望於素未識面者哉錄此用表古道且以誌文人身後之遭也

穀子詩鈔小傳

紀映鍾字伯紫別號頽叟上元人崇禎間爲名諸生時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周鍾介生輩肇舉復社四方雲集響應各以類從要必有一二人焉爲之宗主如貴池之劉伯宗吳次尾蕪湖之沈崑銅宣城之沈眉生是也而金陵爲陪京重地山川妍淑風物清華鐘鼓聲聞衣冠都雅是時扶質垂條星奔川驚者則必以紀伯紫顧與治二君爲職志與治早歿而伯紫獨領袖羣英繼丁陽九之厄一時名士糜身湛族取義成仁而

詩集卷之三
一暝不顧者固不乏人而歧路參差蒼黃反覆賦空床
難獨守者正復悉數而未可終甚且囚首賊庭六等定
罪固向之談忠說孝邦國羽儀而羣奉爲黨魁者也伯
紫以青雲白雪之身皭然不滓躬耕養母遠害全身古
所稱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庶幾焉少與廬江龔宗
伯友善宗伯阮貴為招之至京華下榻焉歲且十稔此
外未嘗輕謁一人輕投一刺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
即詩若干卷宗伯為繡梓以傳近代徐天池盧次楩陳
白雲皆得知已一人死以不恨而伯紫更躬逢其盛矣

伯紫有妹名映淮富才藻善詩幼有棲鴉流水點秋光
之句後適莒州杜氏以節聞阮亭王公司理揚州作秦
淮雜詩其末章云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
伯紫見之殊不悅曰公詩即史今以青闕嫠婦與莫愁
桃葉並稱後人其謂之何公改容謝之後爲儀曹力主
覆疏旌其閭曰吾以懺少年綺語之過亦可稱一段佳
話也鈔伯紫詩並疏其軼事於右

金山詩鈔小傳

方文字爾止桐城人天啟末諸生司農玉峽公之子狀貌魁傑賦性亢爽少負時譽高自標表好結四方知名士與從子以智聲名相頡頏崇禎中江上選家林立楊廷樞維斗錢禧吉士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諸名士狎主藝林國門一懸千金不易爾止櫓柱其間所選訖雅一書壇坫相望並重雞林旣因世變不就博士第予試銳志著述其爲詩陶冶性靈流連景物不屑為章緺句繪之學間有徑率之句頗爲承學口實然爾止實苦吟

含咀宮商日鍛月鍊凡人所輕忽視之者皆其嘔心刻
腑而出之者也好改人詩與人辨論至而赤背汗不少
林人亦以此謙之而爾止已語罷輒忘不復省記矣所
著金山集五十卷一時耆宿若

龔芝麓施愚山

林茂之孫豹人宋玉叔顧與治紀伯紫諸公皆盛相推
許以爲必傳今其詩具在如萬劫不燒惟富貴五倫最
假是君臣年少才如不羈馬老來心似後凋松性情最
是遊不倦富貴何如詩可傳卜肆尚能言孝弟醫方猶
可立君臣天下後世必有誦其詩而知其人者爾止以

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
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偃僂於前呈其詩卷王阮亭爲
題詞且語座客曰陶坦率白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
杜陵老子文峻網密恐金山不免喫藤條耳一座絕倒
此雖戲語亦可想見此老之興酣脫腕不暇草書時也
聞爾止死後三日蕪湖人有請仙者降於乩詩云一生
詩酒作生涯死向江頭遠市譁纔到黃泉無所見閻羅
仍戴舊烏紗磊落英多固知非金山不能作錄此奇聞
用補鬼董孤一公案云

舟車詩鈔小傳

陶濬字季深寶應人以字行又去其複字止稱季四方
識與不識咸目曰陶季陶季云季深早失怙恃崇禎末
天下亂挈妻子避地吳趨有運期德耀之風福王南渡
後棄諸生不事而專肆力於詩古文詞性耽遊覽嘗之
燕之齊之晉之吳越涉八閩浮三湘七澤遊屐所到聲
名翕然其所著詩多於舟車中得之因名舟車集翛然
詠歌自適其性情厲忼爽無一惝恍蕉萃之音蘄州顧
景星所稱爲二百年來山林無此作者也嗟夫世之號

逸民者大率先貞後贊蒼黃反覆如北山移文所譏能終老蓬草矣或沒世而文采不表見於後世槁項黃馘亦無取焉故必隱逸與文苑合傳一洗終南捷徑之辱而逸致閒情實能與元貞子甫里先生後先競爽乃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如季深者其庶幾焉

南田詩鈔小傳

惲壽平以字行名格一字正叔別號南田而南田筆墨之名特著生而敏慧眉目秀朗父遜菴授之書上口即能解義八歲詠蓮花成句驚其塾師崇禎末方十餘齡遇變故隨父崎嶇閩嶺相失黃華山下旗帥某得之愛其聰穎欲留以爲子遜菴既以緇衣得脫僧行在某所其帥媿酷奉釋氏將挈之過靈隱因屬寺僧善言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即日剃染留寺中而去既歸遜菴卽褫其弊帽易寬袍大袖日加

督課學乃大成遜菴爲復社遺老學問節概東南碩果
四方聲氣翕集南田張筵脂韋賓錢成禮承志曾無倦
容少時流離瓊尾以畫銕得生遂創沒骨花一派賣畫
養父無愧白華孝子畫筆得於天性本工山水烟雲萬
態多倣黃鶴山樵旣與虞山王石父交筆意極相似顧
而嘻曰兩賢不相下君將以此擅天下名吾何爲事此
乃作花卉寫生含苞怒放殘英半墮渲染皴裂別開生
面間作一蟲一鳥傳神阿堵刻欲飛動而題語書法兼
工故世稱南田三絕沒未十年一縑之貴購數十金又

不獨以筆墨重董其品也詩率幽渺淒戾托寄遙深故
與月泉吟社相類其詠梅曰可憐雪霰相催急纔到春
風已白頭可想見其憔悴枯槁矣性落拓雅尚遇知己
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
葉也每舟車返裝橐累千百金家人散漫輒隨手散盡
以故遨遊半世而貧至無以爲家其卒也賴故人經紀
其喪所居有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士云

託素齋詩鈔小傳

黎士宏字媿曾長汀人負岸異姿自爲孤童即能讀等身書嗜聲詩又不好繁艷諧俗語少遊寧化李元仲之門稱入室弟子應試三山見曾弗人作蘭與蘭語詩爲贊弗人大擊節且語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也時新建徐世溥有文名與虞山宗伯書謂今海內人士惟長汀黎媿曾及漢陽李文孫兩人已耳而周櫟園方伯謂黎自可單行若比並漢陽恐疑僉伍其爲名公大人所傾倒若此順治甲午捷京闈屢試禮部不第需次授廣信

司理旋以裁缺補永新令舉能其職歷官至甘山道移
節寧夏適邊將倡亂河西一帶無固壘人心風鶴訛言
日數起顧獨以鎮靜處之督餉籌邊治軍書每至達旦
八年塞上勞苦功高迨干羽舞階膚攻克奏諸公多以
節鉞相推而屢疏陳情卒遂初服以去一畝之宮彈琴
賦詩蕭然有以自樂幾忘當日之赤羽白旗而以身爲
長城之寄也者昔臧文仲有言賢者急病而讓夷若此
者可不謂加於人一等歟著作甚富選家謂其古文清
新俊逸未嘗步武前人而動與古會詩格隨年而變大

抵利落陳言清真樸老與周櫟園汪舟次諸公後先競
爽異於以鼙帨爲工者寅湖青草之奇靈洞翠華之秀
吾於託素一集蓋悠然而觀其深矣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三十三

宋元明詩集卷之三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三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三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三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三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三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三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四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四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四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四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四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四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四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四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四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四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五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五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五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五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五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五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五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五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五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五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六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六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六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六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六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六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六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六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六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六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七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七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七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七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七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七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七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七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七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七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八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八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八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八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八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八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八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八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八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八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九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九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九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九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九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九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九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九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九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九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零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零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零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零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零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零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零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零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零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一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一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一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一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一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一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一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一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一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一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二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二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二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二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二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二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二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二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二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二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三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三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三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三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三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三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三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三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三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三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四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四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四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四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四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四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四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四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四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四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五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五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五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五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五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五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五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五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五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五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六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六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六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六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六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六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六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六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六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六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七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七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七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七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七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七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七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七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七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八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八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八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八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八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八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八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八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八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八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九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九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九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九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九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九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九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九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九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一百九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零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零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零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零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零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零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零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零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零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一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一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一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一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一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一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一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一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一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一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二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二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二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二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二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二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二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二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二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二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三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三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三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三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三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三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三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三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三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三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四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四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四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四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四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四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四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四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四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四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五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五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五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五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五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五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五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五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五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五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六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六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六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六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六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六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六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六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六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六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七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七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七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七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七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七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七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七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七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七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八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八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八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八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八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八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八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八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八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八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九十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九十一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九十二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九十三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九十四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九十五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九十六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九十七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九十八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二百九十九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三百

唐宋八大家集卷之三百零一

漑堂詩鈔小傳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世爲大賈饒於貲崇禎末年李自成破潼關中原事不可爲則散家財結客集義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既乃爲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交四方知名士遂以詩名世康熙己未歲公卿交章論薦舉博學鴻詞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學通賓客盛聲氣士之附駢驥而攀鱗翼者莫不偉趨門下京師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東海徐郡也豹人恥之屢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

天子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予中書舍人始豹人以年老求免試不得至
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豹人
正色曰僕始辭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
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日言歧出也部臣愕謝之豹人貌
魁梧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額衣冠甚偉與尤悔
菴初未識面一日者悔菴客揚州集某公處豹人甫入
門於稠人廣座中望見卽趨赴曰此孫先生耶吾固識
之相與握手大笑籍本秦川遭世亂毀於賊流寓邗水

遂卜居焉家無負郭田環堵蕭然左對孺人右抱稚子
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間入幕府爲諸侯老賓客晚播
遷在外不克遂其鄉闕之思則築室數楹顏曰漑堂烹
魚釜鬻隱然寓西歸之意其懷抱從可知矣嘗遊焦山
中流遇大風鼉作鯨吞舟人皆戰慄無人色豹人獨從
容扣舷賦詩曰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
知賦命原窮薄尚缺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所爲
詩衝口而出搖筆而書老幹紛披天真爛漫而調古格
高不作一莖澤語固未可與貪常嗜瑣之徒同類而並

觀之也

詩錄小傳
西堂詩鈔小傳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所
讀書處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宮弟子歷試於
鄉不利貢於廷除永平府推官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
七年以博學鴻詞徵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入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最
長四十九人者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多至
三百餘篇同館未之有也旣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
庭戶揮灑不倦必滿其意以去同時汪鈍翁居堯峯以

西堂詩鈔小傳

詩錄小傳
卷一 西堂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所
讀書處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宮弟子歷試於
鄉不利貢於廷除永平府推官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
七年以博學鴻詞徵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入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最
長四十九人者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多至
三百餘篇同館未之有也旣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
庭戶揮灑不倦必滿其意以去同時汪鈍翁居堯峯以

古文詞自矜少可多怪百求不一應以是人多畏汪之嚴而樂先生之和易云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衆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早歲所作詩文流傳禁籞如臨去秋波一轉制藝讀離騷弔琵琶諸南曲皆經

世祖皇帝賞鑒而重惜其才命相妨終不受聖祖特達之知官之翰苑又於南巡迎駕之日晉官侍講年幾九十乃終食報於文章亦不可謂不厚也已所撰西堂雜俎學者胥悅奉爲兔園冊作詩甚富上焉者

爲白傅之諷諭問適次亦如誠齋之道院朝天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卽呵曰汝言不用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今之不事裨販者見亦罕矣妙取全蹄棄高宜百萬層敬爲海內讀西堂集者進一解焉

西河詩鈔小傳

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以避仇亡命改名甡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晚歲林居講學海內稱西河先生少負才縱橫為詩歌古文又好臧否人物意稍不合即不少假顏色人皆恨切齒有欲殺者既遭亂不應試間效无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怨家摘其語以為謗訕按驗無實得不坐仇者憤無所洩乃欲藉他人事構之死籍捕四出則跳身之齊之楚之鄭衛梁楚重繭複壁曼嘯長吟往往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幽憂騷激之思過淮

陰於張吏部園亭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六百餘言及旦
則城中抄寫殆遍又嘗游飲禹州楊花飛飛望署後白
雲樓泣下祚歌匝月而都下之妓館酒樓競相傳唱皆
其生平之佳話也久之以鴻博徵授史職在館七年告
歸又十餘年乃卒西河長於說經一掃訓詁習氣持論
尤好與宋儒牴牾為詩近萬首嘗自言酬應者十九宴
游者十一登臨感寄無聞焉工拙概可知矣然唐人原
無虛題自子美始後乃轉相沿襲蓋浮響易填實拈難
工也又生平絕不喜東坡詩謂其詞繁意盡去風騷之

義遠一日者汪主事蛟門舉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
暖鴨先知之句相難謂此等詩亦得云不佳耶遽怫然
曰鶩詎便後知耶獨尊鴨也衆爲捧腹然西河詩實能
以雋骨幹艷彩莊而不重宕而不佻令人於千載後重
見神龍景雲風度始寧女士徐昭華讀西河瀨中集而
感嘆願受學稱都講焉今集後附徐都講詩一卷卽受
學時所存稿也西河曰吾門多才以詩則無如都講者
都講蓋高弟子之稱名云

采山堂詩鈔小傳

周賓初名筠字青士別字審谷嘉興人少遭亂棄去舉子業不治受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箒斗斛權衡堆滿肆於棟祀中撥亂書讀之窮年矻矻糾史讐經蠶頭細書盈尺滿笥未嘗少暇息其為古今詩句敦字琢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爛范路沈進路弟子繆泳秀水朱彝尊海寧朱一是交賞其詩與相唱和四方名士過者輒留飲或釀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

也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歲潦出私錢為粥以食餓者旣急人難又交遊漸廣有請必應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宿或不辭去嘗元日挈子杖至武康銅井山尋僧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於塗循澀路前進杖哭於後不少顧遙望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因煨芋魁共啗留信宿乃躋山顛徧歷七十

二精舍而返其儻，萬不羈多此類也。晚年詩趨率易嘗醉書五言云似士不遊庠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趨立言頗突兀應事還粗疎饑凍不少顧吟詩作歡娛真可當一幅寫照矣

清吟堂詩鈔小傳

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錢塘人自少好學能文家固貧年十九之京師以諸生就京闈試不利落魄羈窮賣文自給新歲爲人書春帖子往往自作聯句用寫其幽憂牢落之懷偶爲

聖祖皇帝所見大加擊節立召見旬日之間三試皆第一於是簡入內廷供奉旋授內閣中書舍人擢翰林院侍講游陞詹事府少詹事嗟夫先生一孤塾寒儒耳當其留滯長安三旬九食殘杯冷炙時遭戴安道之辱卒

能以文學自奮致身霄漢之上故論凌雲之際遇則與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者同其烜赫驚宵晝之宣呼則與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者均茲寃密覩錫予之駢蕃則與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者等斯寵渥至於柏梁侍宴天祿校書行幄屬車賡歌載筆每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視夫枚皋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俳諧捷給富麗爲工者其氣象可同日語哉先生素謹慎口不言溫室樹徒以不由科目驟致通顯朝士多側目會有造蜚語上聞者賴

天子仁聖放歸田里曲示保全之意越五年復以原官起用仍內直如故謝表所云媿寵榮之踰分致嫌怨之紛來荷蒙曲護孤根得遂歸田之願終收敝履俾抒望闕之誠由中之言知非強設矣久之以母老陳情卒獲初衣之請又數年乃卒亦詩人之秉禮守義而身名俱泰者歟所為詩諸體具備豐而不失之靡約而不失之促和平爾雅而不爲鉤章棘句之習所謂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雲蒸龍變微斯人吾誰與歸

湖海樓詩鈔小傳

陳維崧字其年一字迦陵宜興人年十七為諸生偃蹇至五十四歲始用大臣薦召試博學宏詞入一等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又四年以疾卒京師檢討少清癯長而于思學士大夫皆稱為陳髯一時言詩古文詞者必推髯由是髯之名滿天下大父少保公父贈公並以清流為名鄉佳公子有聲東林復社間丹穴鳳毛過者不敢題凡鳥也既連不得志於塲屋乃束裝為汗漫遊詩壇酒社到處逢迎自王公卿相而下凡賀贈宴餞頌述

之作必得其片紙以為榮胫脯之資溢於堂四方之屢
交錯於戶顧髯落拓視金帛如土每出遊贈遺千金輒
隨手散去時時匱乏則仰書擁書眠如是者終不悔所
作詩風華典贍原本六朝三唐後乃傲兀自恣於昌黎
眉山諸家而得其神髓過花間席上尤喜倚聲度曲興
酣以往落紙如飛慢詞小令多至千八百闋振古所未
見也為文最工駢體每於叙懷傷往愴有餘情哀艷流
逸庾開府後一人而已髯未疾時屢以江湖山藪爲念
緣史事方殷未敢引退疾亟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

人猶振手作椎敲勢吁其可哀也已不佞少日好縱覽
前輩詩文檢討一集尤素所辦香奉之覩鬢絲禪板之
遺圖採楊枝紫雲之軼事風流跌宕未嘗不掩卷想見
其爲人也

午亭詩鈔小傳

陳廷敬字子端別號說巖澤州人六七歲後塾師受句
讀見左氏春秋傳喜而竊誦之嗣後見他古文無不然
家固多書從兄庶常公尤好古則從學之盡發所藏書
縱觀之年二十釋褐登朝優游詞館時龔芝麓宗伯以
風雅號召天下諸名士皆出門下而新城王貽上最有
詩名先生詩不與之合王獨奇其詩因以自負然卒不
與之合間亦爲古文以自娛長洲汪苕文見而大異之
感激汪言遂肆力於古文自有得焉其後召見殿中問

朝臣誰最能詩舉貽上詔求博學鴻儒備顧問舉薦文
兩人用此官翰林益相切劘砥礪以盡其材之兩者
一為詩伯一為文宗卓然為本朝第一手而吹噓上送
名達天衢出谷遷喬聲華赫奕實由先生一言推轂誠
所謂文章報國而得以人事君之道者矣先生少不好
弄遇羣兒戲則聳肩袖手望望然去稍長衣冠偉岸擬
而後言議而後動磊砢自異蓋天性也歷仕五十餘年
遭逢聖明位為上相既用德行事業光昭郅治黼黻皇
猷而又以文章餘事深契主知

聖朝之賜詩序有曰其氣淵若其言藹如清醇雅厚非
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竊其諸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者
數陳乞章屢上得請歸有日旋奉

特詔再入綸扉逾年而赴玉樓之召家於午壁彙平生
所為詩賦雜文五十卷題曰午亭文編云

澹園詩鈔小傳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崑山人先生昆季皆一代偉人蔚爲國器視王氏之珠薛家之鳳不翅過之而仙韶法酒臚唱三聲履跡衣香集成一品尤屬古今僅事以是識與不識咸噴噴稱三徐云季為立齋相國其得第獨先次爲果亭閣學康熙癸丑第三人及第長即先生庚戌探花由編修游陞至大司寇三公以博學高才連掇上第位列卿門地之隆賓客之盛一時無兩而先生尤知人能得士有人倫水鏡之目凡蒙其賞識者率飛黃

騰達以去登李元禮之門不啻丸戶望韓昌黎一面有
若泰山海內之士雲集星馳若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
宗龜龍也每於退朝之暇簪履滿堂先生口酬辨問手
繕簡牘再受陳稟兼施並給曾不錯誤賓退則書卷隨
身輒親鉛槧即飲闌寢倦曾無休息之時先生固愛才
若渴絕不爲私然以交遊太廣聲氣太通其家人門下
客不能不緣之以爲姦而士之失職不平者復鼓唇搖
舌其間蜚語謠言傳播坊市於是督撫暨內大臣摭拾
罪狀連章劾奏賴

天子明聖置不問先生遂謝病乞歸五疏乃得請命修
一統志倣宋司馬光故事書局自隨

御賜光芒萬丈四字以寵其行聖眷固未之替也逾年
詔以原官起用而宣綸之日即爲撤瑟之辰八百孤寒
齊下崖州之泪矣先生與汪蛟門論詩不合至於忿爭
攘臂若昔日陳艾然者蓋汪主韓蘓焉取才氣司寇則
格律圓整音調和諧不離唐詩正聲者近是同時梁蒼
巖相國有蕉林集王藻儒相國有西田集王儼齋司農
有橫雲山人集皆肆好和平不失王堂家數而司寇尤

意餘於匠情深於文蔚然成一家言余欲承學之士重
賄漢官儀也特錄澹園集於冊而他概從畧焉

卷之三

聰山詩鈔小傳

申涵光字和孟一字鳧盟永年人端愍公長子也少而
穎異下筆爲文章高潔宏逸絕去時俗蹊徑顧獨喜爲
詩十五歲補邑諸生有名庠序間會帝京失守端愍公
殉國難扶柩襄事畢即間關走江南求先人知交作志
傳捧以歸遂絕意仕進以母命薄沉博士弟子中非其
志也鄉居力耕課二弟皆成名足跡絕城市以恤事至
京師公卿大人皆折輩行與交有欲以山林隱逸及孝
行薦者辭不赴拂衣歸邑人張蓋贈詩云草澤英豪盡

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
隱居論者以爲實錄旣棄舉子業不事則益肆力於詩
沉鬱頓挫一以少陵爲宗與其友雞澤殷岳伯巖永年
張蓋覆輿曲周劉逢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更唱迭和
觴咏爲樂王阮亭謂河朔詩派實自鳬盟開之晚歲究
心性命之學并詩亦不多作謁孫徵君竒逢於蘓門執
弟子禮歸來大書於堂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
自六經分來又自題書屋云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
書早起于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酒高歌柏鄉魏相國

贈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
之博文而約禮其見許於大賢如此亦可想見其所得
矣卒年五十九或謂其數與少陵適相符云

補遺卷之三

卷之三

安雅堂詩鈔小傳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少負異才風格遒上自十八九時即以詩賦古文詞屈其曹偶每一篇出學者視若虬珠拱璧無異詞者壯歲成進士迴翔郎署其標格意氣文采風流並足推倒一世如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爲快嗣出備兵秦州晉兩浙憲長漸嚮用矣族不逞子以夙憾飛章告密逮入對簿一門咸就繫羈西曹且逾歲久之事得白自傷非常竒禍起於骨肉之間躡險騎危惶而後免遂流寓吳越夢斷鄉關居無何

天子察其冤抑起補蜀臬會入覲留京師而吳逆告變
發憤填膺旣則成都失守妻子皆在蜀卒鬱鬱不得志
以死嗟夫以彼其才謂宜排金門侍玉几一鳴國家之
盛顧乃浮沉郎署俯仰隨人及分藩建節總憲外臺方
少自發舒復中輦語幾罹不測旣賜環柄用矣烽烟間
隔全家陷賊中幽憂侘傺終至傷生時命之窮可爲扼
腕然所爲詩具在覽古寫懷思鄉望關江山資其悽惋
風雨壯其羈愁豪宕感激怨誅而不怒有勞人志士之
思焉荔裳歿後四年詔徵鴻博之士授翰林官有差

論者謂荔裳而在石渠天祿自當首推一席而不幸墓
草宿矣悲夫荔裳雅善謹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驃馬行
牙人以附勢傾至巨富一日堂成譙客壁間有孔竇客
疑問之答曰手腳眼也蓋工匠升降攀附置手足處荔
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又萊人某居
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訴急騎追之荔裳往
視因戲曰此所謂駟不及舌新語流傳俱可入啟顏錄
也

卷之三

三十多歲時，他說：「我這人，生平沒有大志向，只希望在中國文化上，能留下點記憶。」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一終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目次

卷二

東癡詩鈔小傳

十笏草堂詩鈔小傳

帶經堂詩鈔小傳

堯峯詩鈔小傳

獨漉堂詩鈔小傳



蓮洋詩鈔小傳

遺山詩鈔小傳

晴門詩鈔小傳

西陂詩鈔小傳

南州草堂詩鈔小傳

樂園詩鈔小傳

種字林詩鈔小傳

古歡堂詩鈔小傳

太傅家遂初堂詩鈔小傳

有懷堂詩鈔小傳

冰菴詩鈔小傳

山聞詩鈔小傳

百尺梧桐閣詩鈔小傳

舍人詩鈔小傳

飴山詩鈔小傳

蘿軒詩鈔小傳

白漫詩鈔小傳

芭野詩鈔小傳

詩集小傳

宋星閣詩鈔小傳

香草堂詩鈔小傳

苗漁詩鈔小傳

顧山詩集小傳

參天子集小傳

吳中華詩集小傳

徐文淵詩集小傳

張子容詩集小傳

本陳子東詩集小傳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東癡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摸

徐夜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爲人更今名字嵇
菴又字東癡新城人為考功王季木先生外孫而西樵
阮亭之中表兄弟也少讀書外家湔染風氣束髮工爲
詩年二十九遭世亂遂棄諸生茅屋數椽凝塵滿座晏
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渡浙
江泝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醉謝臯羽墓裴回賦詩而返

遂不復出康熙戊午己未間

詔求岩穴之士有司將以姓名上達力辭乃免東廩為文章原本莊騷史漢工於哀艷五言詩以陶淵明為宗嶺刻處更似東野中歲以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率皆世外語儲王以下不及也晚景貧益甚阮亭司寇為遺書邑令曰昔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為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幾十畝免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蘓談記中峯草堂馮海栗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峯塗壁

吳人至今傳爲雅談今徐先生簞瓢屢空所居一畝與
蓬蘽鼴鼯共之明公誠能修式廬之典捐草堂之資繼
跡次山海栗松雪三君子者亦佳話也然當路終無知
之者卒困頓窮餓以死詩亦散佚無存司寇爲搜得百
餘首編梓以傳云

人高陽子之弟也嘗用假翠閣名信書於故鄉其
號也。今與樂何多日望鄰舍而多在船中莫不
醉酒以娛其多與殊者。故志士無不有其風流
與阿郎相如。蓋其才氣雄於其人也。雖其人
多不復存。其聲名流於後世。則可謂之不無
矣。惟其雅樂之傳。則又固已失之。更得其人。則復
無處尋覓。蓋其文章豪傑。天下皆知。今頃其
遺書數種。未嘗不經年。雖其本舉師。亦復不無
矣。人土尋求。當歸桂林。

十笏草堂詩鈔小傳

王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爲人
清介有守。自少以文章知名。尤工於詩。與弟東亭阮亭
並馳聲藝。范海內聞人。縞紵論交。時號三王。旣登第。就
萊州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擢吏部考功員外郎。癸卯
典河南試。旋以磨勘。罹吏議。下獄。鍛鍊久之。無所得。得
昭雪。則跳身之吳越。偕諸名士。爲六橋三竺之遊。銀甲
彈箏。金魚換酒。泛月坐花。逾時忘返。識者嘆爲神仙中
人焉。嗣仍以原官補用。踰年間。母訃。晝夜絰踊。投地絕

而復蘿苟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既奔喪歸中夜悲號
卒以哀毀成疾枕席皆辨辨血漬也蓋距太夫人小祥
未二旬而歿親知哀其以孝死也私謚節孝先生云西
樵少穎悟率諸弟讀書家塾授以詩法諸弟漸次成名
而阮亭尤稱白眉竟以詩雄壇坫海內翕然宗之閩人
林古度論次其集推季木爲先河謂家學門風淵源有
自然季木瞻而肆踔厲風發固自別有門庭且時代較
遠而西樵嘗題孟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
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足徵其

微旨所寄漁洋詩格正復不離其宗草路籃縷哲昆實
首膚焉此如東漢配天之業固歸光武而傾身結客實
齊武王之首發其端也西樵性簡易豪宕作香奩詩自
序云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過使我於宣尼廡下無
分耳蓋其托興如此當磨勘之獄解扁舟南下阮亭時
為維揚司理迎於秦郵相見詩之而泣西樵都不及患
難時事直取一巨編置前曰弟視吾詩境地較前差進
否人嘆甚放達生平撰著最夥阮亭取坡公語評其詩
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準古論今

其亦無溢美爾矣世咸目爲定評云

王士正字貽上一字阮亭又別自號漁洋山人海內所尊爲漁洋先生者也先生幼負聖童之目六七歲入家塾受詩至綠衣燕燕等篇不覺潛焉出涕遂悟興觀羣怨之旨祖方伯公年八十餘家居課諸孫而從叔祖洞庭先生善草書又喜飲酒一日醉墨淋漓公顧諸孫命對云醉愛義之躡先生時年十一歲即應聲曰閑吟白也詩方伯公大喜賜畫扇二又髫時作落葉詩數篇有云已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差池又云年年搖落

帶經堂詩鈔小傳

王士正字貽上一字阮亭又別自號漁洋山人海內所尊爲漁洋先生者也先生幼負聖童之目六七歲入家塾受詩至綠衣燕燕等篇不覺潛焉出涕遂悟興觀羣怨之旨祖方伯公年八十餘家居課諸孫而從叔祖洞庭先生善草書又喜飲酒一日醉墨淋漓公顧諸孫命對云醉愛義之躡先生時年十一歲即應聲曰閑吟白也詩方伯公大喜賜畫扇二又髫時作落葉詩數篇有云已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差池又云年年搖落

吳江恩忍向烟波問板橋有落箋堂初編伯氏西樵先生爲序而刻之年十八順治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二先生既早達因得棄帖括弗事而專致力於詩上溯三百篇下逮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製靡不窮其派別而折衷其指歸其大要見於論詩三十六絕句時先生年甫二十九居然少年也而詩學已蔚然成一大家既從理官遷郎署改官禁近躋位九列風猷節概卓卓乎有與文章著述相表裏者久之坐失出罷官即日就道歸里葺夫于亭別業日事著述不與聞門

外事後七年為辛卯歲癆疾大作顛連床簴間自占一聯云得第重逢辛卯歲刪詩斷始丙申年不數日卒先生於書無所不窺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清華之地而使節所經遍歷秦晉洛蜀楚粵吳越之鄉所至與其韻士雅人相接辨其物產考其風土搜剔其殘碑斷簡融液薈萃而一發於詩故其爲詩籠蓋百氏囊括千古而尤浸淫於陶孟王韋諸家獨得其象外之旨弦外之音不雕飾而工不鎔鑄而鍊氣超乎鴻濛之先而味在於酸鹹之外蓋自來論詩者或尚風格或矜才調或崇

法律而先生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數者悉舉諸此矣。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興。鉅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斷然爲一代之宗。天下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於家有其書，戶習其說。蓋自韓蘓二公以後，求其才足以包孕餘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偽體。六百年來未有盛於先生者也。方坤少而學詩十八歲，始得漁洋全集，朝夕捧誦，耳目開明，頓足起舞。如邯鄲生之嘆天人也。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能無誦楊子之言而三嘆息也哉。

堯峰詩鈔小傳

汪琬字苕文，別自號鈍翁。長洲人。晚居堯峯之麓。學者稱堯峯先生。幼孤，力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歷官部郎、會江南奏銷案，起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主事。以疾歸。鈍翁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粹於六經。為文出入蘆陵震川間，而碑版之作尤工。上海內翕然推之。康熙十七詔舉鴻博之儒，修明史大臣交章論薦。

御試名列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入館僅六十日，撰史傳百七十篇，遽以疾陳情總裁者難之，再三請不已。年餘

竟予告時年未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餘稔終不作出山想矣鈍翁性兀急遇意所不可輒攘臂爭即詩文得失不少假士友相傳鈍翁喜罵人然坦率無城府喜獎借後學片語之佳不難首俯至地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指歸如此詩以餘力為之要自屏絕恒蹊羸秀有致雖上闇百詩每肆譏評謂僅可粧點山林附庸風雅比於山人清客然者語涉輕薄今三復其集大致脫去唐人窠臼而專以宋為師於宋人中所心摹手追者

石湖居士而已取徑太狹造語太纖且隱逸閑適話頭未免千篇一律口實之來毋乃自授之隙而吳人香火情深直奉不祧之祖相與鑄銅事之昔宋玉不云乎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東家之子鄉曲之言存而不論可矣

詩錄小傳卷二

詩錄小傳卷二

詩錄小傳卷二

詩錄小傳卷二

木石居

志存高遠。氣不苟浮。言始落於精華。譜出郊野。既
而每告人。要以多日。而後上不論多寡。書先自
題。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書于某處。其本旨。終
無一毫之變。蓋其筆氣雄。其才思深。故能
盡顯其才。卒臻國多志。傳之不疑。其後
雖有奉書。未經文稿。則知其意。固不復
朝暮奉書。未嘗不以筆。與其子。及其孫
云。惟獨流堂。繼承其學。

獨流堂詩鈔小傳

陳恭尹字元孝。番禺人。父岩野先生。當丙戌丁亥鼎革
之秋。以書生戮力行間。崎嶇百戰。卒鬻礮。其身從容賦
詩。以遂其向來報國之志。事最烈。元孝以忠臣子孤露
餘生。沉痛患難。捍文網者屢矣。迨學與年深。猛鷙之氣
漸就。和易如張孺子。既見石公讀其書。精悍之色不復
見於顏面。是其杜德機也。詩若干卷。其自序畧云。志學
以往。皆為憂患之日。東西南北。不能多挾。書卷自隨。而
志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辭。取諸胸臆者。為多。

而稽古之力不及其詞可云不自滿矣然固有大氣鼓
索其中鬱不得逞磨礲圭角依頭就範隨物賦形以其
類應間有利天舞戚銜木填海之思躍冶屏出隨即掃
除減去爪跡昔人固云千載而下難以意測者能無望
於後之知人而論世者哉嶺南詩格首數翁山元孝品
若稍亞然翁山祇工五言他或謙讓未遑又不若元孝
之右有左宜諸體悉稱也

黑麋子集卷之三

蓮洋詩鈔小傳

吳雯字天章蒲州諸生所居曰永樂鎮有玉澗水唐詩
人玉溪生故里也天章有異才雅工詩善彖活句曾一
應博學鴻詞舉已而被落依人遠遊倚硯田爲生活亦
士之失職不聊者也初天章至京師落落無所合新城
王阮亭先生得其詩讀而駭嘆謂非輓近人所有目爲
仙才一用待漏朝房舉示館閣諸公如所云泉繞漢祠
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濕西嶺春泥霑條桑河聲遏雷首
雨氣下風陵至今堯峯上猶主堯時日者計不下數十

句葉詵菴學士大加擊節下直即命駕往訪詩名由此
大噪先生又嘗語人云僕與海內談詩幾五十年雅材
固不乏然得髓者終屬蒲阪生其為哲匠所心契如此
詩集亦先生所點定外間少流布者有友從蒲東來曾
為予代鈔百十紙審視非完本即諸摘句亦多散佚然
金薤琳瑯亦何必多之為貴耶聞天章在都日獲古銅
章篆盤色河聲四字大喜謂已所卜宅合當勝處侈為
神界予謂蓮洋詩鬱葱秀拔而奇泣澄深渺乎莫窺其
涯涘援印語作詩評庶幾惟肖此文字之祥也河嶽英

靈請即以名其集可矣

甲子年夏月
章葉詵菴學士大加擊節下直即命駕往訪詩名由此
大噪先生又嘗語人云僕與海內談詩幾五十年雅材
固不乏然得髓者終屬蒲阪生其為哲匠所心契如此
詩集亦先生所點定外間少流布者有友從蒲東來曾
為予代鈔百十紙審視非完本即諸摘句亦多散佚然
金薤琳瑯亦何必多之為貴耶聞天章在都日獲古銅
章篆盤色河聲四字大喜謂已所卜宅合當勝處侈為
神界予謂蓮洋詩鬱葱秀拔而奇泣澄深渺乎莫窺其
涯涘援印語作詩評庶幾惟肖此文字之祥也河嶽英

遺山詩鈔小傳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少日卽以詩古文詞見重於時與同里施愚山梅杓司耦長友善過從無虛日樵蘿不爨亹亹清談分韻闔題于喁迭唱非此族也即剥啄頻聞不少應陶潛之我醉欲眠崔斯立之余方有公事其簡傲殆無以過以是人多望而畏之弱冠為諸生歷試皆第一然數奇每足踏省闈輒報罷前後十五試不售愚山贈句有云疎狂合側時人目騰達還餘幾輩傳蓋紀實也年近六旬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崑山徐

遺山詩鈔小傳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少日卽以詩古文詞見重於時與同里施愚山梅杓司耦長友善過從無虛日樵蘿不爨亹亹清談分韻闔題于喁迭唱非此族也即剥啄頻聞不少應陶潛之我醉欲眠崔斯立之余方有公事其簡傲殆無以過以是人多望而畏之弱冠為諸生歷試皆第一然數奇每足踏省闈輒報罷前後十五試不售愚山贈句有云疎狂合側時人目騰達還餘幾輩傳蓋紀實也年近六旬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崑山徐

立齊相國奇其才延致家塾一日酒間舉觴相屬曰先生早歲即藉甚聲名某甫就傳欲一見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真人想今竊不自意屈致門下實慚且幸敬以此觴為先生壽阮懷唯唯取酒立飲絕不作遜謝語座客驚嘆皆謂高之草野倨傲此自狂奴故態而多相國之禮賢能下士也又數年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乞休旋卒論者謂已未薦舉諸君文章之爾雅不必言而難進易退立意較然其高風亮節亦豈長安冠蓋中所易覩擬之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

如阮懷者庶可當此言而無愧矣所為詩音節雄宕波瀾老成與焦穀孫豹人同詣至極然溉堂刻意杜陵其率易頽唐處時亦闌入宋派遺山色蒼蒼爾詞磊磊爾才氣縱橫出天入淵而不可控制直造常侍嘉州佳境識曲聽其真顧與海內談藝家共訂之

王氏集卷之三

寶神丘

王氏集卷之三

寶神丘

文正公集卷之三
詩錄小傳

詩錄小傳

王安石傳

大司馬子

王安石傳

青門詩鈔小傳

邵長衡一名衡字子湘自號青門山人居武進之漳湟里讀書日數行下十歲即隸籍學宮每試屈其曹謂青雲可戾契致依而奏銷案起紺誤除名時論惜之山人束髮能詩弱冠則以古文詞鳴既謝去舉子業弗事乃益枕經薜史寢食於唐宋大家者又六七年淘汰鍛鍊粹然一出於正而文境高不可攀矣曾一應博學宏詞之召輦下諸先達如愚山阮亭健菴諸公皆折輦行與交而迦陵竹垞冰修西溟諸君子則又所挹袖題襟于

譜錄小傳
青門
噶迭唱者也久之報罷入太學再應京兆試卒不遇笑
曰吾夫錯五十青裙媼猶遂少婦為倚門粧耶遽束裝
歸山人本好遊至是益縱情山水尤愛武林湖山之勝
欲結廬於放鶴亭畔又思營一舫載筆床釣具為浮家
泛宅計所志皆未就而宋公牧仲開府吳會禮致之幕
府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之好山人益觥觥持古義無
所貳損論者兩賢之間府序青門集畧謂本朝韋布之
以古文名其家者商邱侯氏寧都魏氏已耳山人起孤
生不藉家世黨援刻苦踔厲與之後先揖讓於壇坫之

上如鼎三足然叔子雅不以詩名朝宗力追北地而蹊
徑未化山人格高氣迥嘗觀海市於之罘窮炎漲于扶
胥而詩益雄肆奇偉卓然成一家言是又二氏之所瞿
然退舍也夫

字子瞻號東坡未歸西秦人

龍山人本學道至吳之鄉青山不棄參爲林隱

中善大詩三十卷蘇軾嘗謂其詩可當歐陽公詩

西陂詩鈔小傳

宋犖字牧仲號漫堂別自署鰌津山人商邱人為相國文康公冢嗣年十四以大臣子弟入宿衛扈從長楊宣曲之間善騎射聰穎慎密為

世祖皇帝所賞識逾歲分第諸內直者隨文武資錄用試第一通判黃州以艱去補理藩院判遷刑部郎奉差榷關贛州數歷中外率能於其職旋由監司藩臬兩膺節鉞以冢宰內召屢乞歸田得請又數年乃卒先生之開府西江也會湖廣有夏逢龍之亂羽檄日四五至人

心風鶴而南昌叛卒某某密謀聚衆以應有上變者先
生猝不省而陰授弁將方畧即夜縛二渠魁斬以徇餘
黨悉不問四境帖然於是條病民者十數事先奏除之
然後緩征弛力通商惠工剪除豪猾振興學校政以大
成清名上達及移節吳會一如所以治豫章者然江左
地大事繁財賦甲天下遂以清靜無爲鎮之一切持大
體暇日搜訪古蹟延接俊流壺觴筆硯相與嘯咏於湖
山之間清香盡載蕭閑如退院僧首尾一十四年治狀
爲天下最此豈可於齷齪簾官中求之者哉平生業詩

爲專家老而不休學者恒以漁洋絲津並稱而武進邵
青門有二家詩鈔之刻謂夫新城天授旣高變化逾出
如遊賈胡之肆光怪瑰瑋而大齊木難之錯陳也商邱
含吐醞藉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潤綈密而精采四映
也其體製固不相襲而其溯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
自成一家者固自異曲同工蓋其持論若此兩尚書詩
論者要不無軒輊卽先生曾有句云絲津三舍避漁洋
詩屋新題詎敢當未敢以雁行進也然當新城雷動風
行之日求其別開生面旗鼓相當而風流宏長力能為

一代主持文柄者恐亦舍西坡一老別無替人也邵氏
題詞未可謂盡阿所好也夫

書齋先生遺稿錄卷之三

南州草堂詩鈔小傳

徐鉉字電發吳江人故又自號虹亭少受業宋旣庭徵
君門旣庭經術湛深學徒幾以千計虹亭獨英英秀絕
朱長孺見而奇之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荊公定
當激賞旣屢戰南北闡不利則襍被四出敦槃縞紵徧
吳越齊魯之鄉芙蓉幙下絲竹堂前城北徐公聲華藉
甚歲己未名試文學之士於體仁閣下擢高等者五十
人同日入史館而虹亭與焉所著俞戚劉馬諸大將傳
尤高潔縝密一時推大作手徒以賦性蕭閑不久遂左

遷以去歸里後益鍵戶讀書著述不輟亦時而爲豫章
閩越之遊篇章並富如是者又十年會

聖祖皇帝南巡偕在籍諸臣接駕 詔復原官兼有御
書之賜所云桑榆之晚照歟虹亭以詩名江表三十餘
年早歲體尚華秀壯遊而後與四方豪雋相切劘格調
一變其自述云新詩學放翁誰人畫園扇無俟記室品
題固可知其得力之所自矣又雅擅倚聲學所製菊莊
詞流入朝鮮有會寧都護官仇元吉用金一餅購去題
一絕贈之曰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

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此與雞林國相市白香
山詩西南夷弓衣織梅聖俞春雪句者何異因并記錄
以志詞林之佳話云

樂圃詩鈔小傳

顏光敏字修來別字樂圃曲阜人爲復聖夫子之裔孫祖脩紹崇禎中知河間府城破自焚樂圃甫三歲亦陷亂軍中乳母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闋詞賦既連取科第官近侍旋自儀部擢銓曹顧銳意著述激揚風雅思成一家言以抗衡於韞退荔裳西樵阮亭諸公之間曹弁六舍人田子綸戶部實左右之東國風流露丐海內今所傳長安十子詩者是已新城公嘗語人曰吾鄉通來英絕當讓此人獨步致詞殊鄭重惜乎驥足

初騁而飛光忽遁年甫四十而王折蘭摧以死也不然使天而假之十年或二十年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其格律計益大進則當漁洋鷹揚虎視之秋以彼其才縱未克鞭策羣雄主盟中夏亦豈肯低心下首以千里而畏人哉樂圃善鼓琴精騎射踢鞠旁通沟股訣尤耽山水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猶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

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服其篤論樂圃詩無專刻予從十子詩畧中鈔若干首五言原本三謝七古在李頌杜甫之間近體秀逸深厚出入錢劉計甫草謂以此鼓吹休明卽孔顏世室中之樂府琴瑟也當時咸以爲知言云

樂圃集卷之二
樂圃集卷之二
樂圃集卷之二
樂圃集卷之二
樂圃集卷之二
樂圃集卷之二
樂圃集卷之二
樂圃集卷之二
樂圃集卷之二
樂圃集卷之二

種字林詩鈔小傳

吳綺字園次其先由徽徙揚之江都遂爲江都人少穎悟爲諸生有聲藝林樂州石學士視學江南拔冠多士以明經貢入太學會

世祖章皇帝求異才備顧問用朝臣薦授秘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譜楊板山樂府大加稱賞遷武選司員外郎益即以板山原官官之寵異至矣已由工部郎出知湖州府多惠政不畏強禦湖人德之號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未幾以失上官意坐劾罷歸既

卷之二
種字林詩鈔小傳

種字林詩鈔小傳

解組貧不能治裝僑居姑蘇者數年吳興士大夫數請還郡力謝之後乃復歸於揚有贈買山錢者得東陵田七十畝種林與豆僅足供此歲食有園一區荒穢不治凡索文與詩者多以花木竹石爲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日讀書坐臥其中春花秋月陶然以詩酒自適簾瓢屢空泊如也性坦易好客賓至如歸梅村學士贈詩有云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其風致可想見也晚病目不能視因自號曰聽翁好作詩務言其意之所欲出不甚規摹初盛唐體格選宋金元詩永

行世足徵其得力所自矣爲文喜作徐孝穆庾子山語見世之優孟韓蘓短衡史漢者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與也所作填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昆陵女子日誦其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句以為秦七黃九復出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古歡堂詩鈔小傳

田雯德州人字綸霞號漪亭晚在黔別自署蒙齋猶之元次山官道州呼漫郎客樊上稱聱叟也由進士除秘書院中書舍人中書號丞相掾在昔以貽郎供職至是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參是選始闢此徑然朝士率以異途目之諸翰林素貴尤偃蹇不為禮其同官某詩云短氣平生惟寫字傷心此日是求官可為奚歎太息者也久之調農曹遷水部膺鴻博薦已而被落題溫飛卿集後云一代才名乾限子八吟义手亦徒然不

教詞賦陪雕輦空讀南華第二篇雉噫鳳嘆以是為自悼之詞矣然姓名已爲

當寧所識旋擢江南提學入爲京朝官出撫江南尋調黔曾不十年事也旣以憂歸服闋卽家起刑部侍郎轉戶部以疾予告又數年卒先生少卽能詩官舍人時從阮亭王公愚山施公日上其議論沿波溯源捨筏登岸而詩乃大昌嘗語人曰唐之杜韓海內知尊奉之宋之歐蘓黃陸諸家力足登少陵之壇才可入昌黎之室而庸夫豎子概皆窳牴牾之非也故夫與杜並峙者韓

也善學杜韓者歐蘓黃陸氏也河水發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闕萬里而入海至英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蓋先生之論云爾先生享盛名四十年從游半天下學者因其所名書屋尊而奉之曰山蘿先生壇坫之盛幾與漁洋埒然漁洋披一品衣袍九僊骨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固是李鄴侯一種標格山蘿則如鄭伯猷之嘆崔㥄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如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令人不得不驚絕也世有評品二家詩者請以余言質之思過半矣

遂初堂詩鈔小傳

潘耒字次耕一字稼堂吳江人兄煙章字力田負奇才
鼎革棄諸生銳欲以史事自任破產購有明一代實錄
復旁搜名家文集奏疏數千卷懷紙吮筆矻矻窮年書
未成而遭潯溪之難坐極刑以死稼堂以孱童慘酷幾
無生理顧念覆巢破卵之餘計惟奮志讀書庶可亢宗
名世時顧亭林先生通經博古蔚為儒宗則負笈從之
遊不三四年盡得其學以去希風接武卽未能稱其體
要亦不離其宗如昔人之所謂買褚得薛者歲乙未公

詩錄卷之三

鄉論薦鴻博之士

御試拔五十人列禁近稼堂以布衣進齒最少亭林先生贈詩云聞有二毛人年纔三十二者是也既入直起居注分校禮闈稍抒所學矣徒以傲睨一世又褊急不能容人過坐是左遷則拂衣歸一笏一笠自放於山水之間近者三五百里遠或數千里鑿險縋幽勝情獨往謝康樂柳子厚以後乃見斯人所編詩以游草名集自少遊近遊以及海岱台蕩黃廬閨豫楚粵等編外而玉堂之作則曰夢遊晚歲林居諸什則曰退遊蓋無適而

非遊也昔莊生著書首以逍遙名篇其說鶻鵬之運甚怪屈原祚騷雲車風馬有侈詞焉要以寫其幽憂之思奇怪不可方物之氣固不必其有事實也稼堂之以游名詩其卽此物此志也夫

翁之入此坐安其亂世中一輩之士自矜豪傑不識翁之爲翁者蓋其胸中無一毫之私念也翁之爲翁者蓋其胸中無一毫之私念也

有懷堂詩鈔小傳

韓菼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少孤露刻苦讀書學既成壬子始以國子生雋北闈越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遂以文學受主知游歷清華超遷至大宗伯旦晚且宣麻矣會以疾卒京邸朝論惜之所著有懷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其舉子業以古文為時文尤則鯨魚碧海細亦翡翠蘭苕軫材小生率瞠目不解為何語及授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時於是一關之市三尺之童無不知有慕廬先生也者殘膏賸馥沾丐後人起衰之功直

詩錄卷之二
有懷堂詩鈔小傳
韓菼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少孤露刻苦讀書學既成壬子始以國子生雋北闈越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遂以文學受主知游歷清華超遷至大宗伯旦晚且宣麻矣會以疾卒京邸朝論惜之所著有懷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其舉子業以古文為時文尤則鯨魚碧海細亦翡翠蘭苕軫材小生率瞠目不解為何語及授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時於是一關之市三尺之童無不知有慕廬先生也者殘膏賸馥沾丐後人起衰之功直

比昌黎山斗矣詩名頗以文掩人罕知者自序尤深致
挹損之意然而刻露性情吐納風雅其要眇之思生動
之致纏綿往復之音令讀者掩抑低徊不能已已固卓
然成一家言而必有傳於後無疑也先生間嘗語其門
弟子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
疏飲水多讀萬卷書嗚呼此其胸次何等又豈肯心似
倪倪步武臺閣諸公拾取劍佩衣冠之牙後慧爲哉後
之覽者可以興矣

冰菴詩鈔小傳

王吉武字憲尹別號冰菴太倉人門第清華甲於江左
公生三歲不好弄唯與之書一冊則翻覆不厭七歲就
家塾授以唐律誦如素習師出句索對應如響而句輒
新異年十五隨父武昌官署坐一小亭翛然吟諷不涉
他事壬子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左遷國子
博士稍遷民部郎出守紹興治用寬簡連太史意時相
國遂寧張公適撫浙張固大賢所以保全良吏者數矣
而瞰之者蓄怒於傍伺張之去而遂中以計典奪其位

是時冰菴年始五十然難進易退敝廬數椽汙菜二頃
日匡坐手一編詠吟不輟如是者三十年終不復出太
倉以經師授學里門者爲周懸著先生冰菴少從之遊
治經求濟世之用不屑屑爲章句而先大夫學憲公固
爲文章鉅伯以詩名於時冰菴旣性嗜吟咏又胚胎前
光遂世其學凡爲諸生及宦遊所至無廢詩及爲郡遂
一一行其所學故溫柔敦厚人如其詩風動聲入政如
其詩遠近胥嘆服如一口公於詩固由天性亦秉家風
祖孫父子兄弟人有集而母吳夫人及三女咸工詩家

庭無事輒命諸子女拈題分咏吳夫人爲第其甲乙標
芳競秀以爲笑樂旣嫁至老猶詩筒在來不絕明季若
趙凡夫陸卿子沈君烈薄少君閨閣唱酬擅婁江佳話
未足多也婁東固詩地而王氏多詩人前明自昌穀鳳
洲而後至梅村祭酒而大振高樹標幟海內爭趨拾藩
楊塵爰有婁東十子而王氏居其六自是而婁東之詩
冠四郡藝林領袖輒推唐王而嘲風弄月排弘聲律東
江烜首儻不如冰菴也公無子養子安國爲諸生傳詩

山聞詩鈔小傳
汪楫字舟次蓋歙人而僑居揚州者少能詩與三原孫
焦穎泰州吳野人齊名所作以古為宗以潔為體以清
冷峭蒨為致務去陳言又不墮澁體昌黎所稱作詩三
百首窅然咸池音者庶幾似之屢試不第後以贛榆司
訓膺宏博徵所試賦纏纏數千言詩獨用險韻授史職
充冊封琉球正使賜一品服時論榮之既出知河南府
連擢閩省藩臬明刑敷政綽有賢聲其素所樹立然也
初刻梅齋詩周櫟園先生為之序迨遊匡廬得詩數十

山聞詩鈔小傳

汪楫字舟次蓋歙人而僑居揚州者少能詩與三原孫
焦穎泰州吳野人齊名所作以古為宗以潔為體以清
冷峭蒨為致務去陳言又不墮澁體昌黎所稱作詩三
百首窅然咸池音者庶幾似之屢試不第後以贛榆司
訓膺宏博徵所試賦纏纏數千言詩獨用險韻授史職
充冊封琉球正使賜一品服時論榮之既出知河南府
連擢閩省藩臬明刑敷政綽有賢聲其素所樹立然也
初刻梅齋詩周櫟園先生為之序迨遊匡廬得詩數十

首而藥地老人題曰山間蓋取清泉白石實聞此言之意因遂以此名集自守郡後躬親判牘吟咏遂廢然海內稱詩者數大小雅材要不能不爲屈一指李百藥題其集云五字吟成冰雪清新花藥擅時名文章吏治原難並垂老忽忽唱渭城書生之言固未足與論名卿鉅公之德業也

百尺梧桐閣詩鈔小傳
王懋麟江都人字季角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著
自成童時已篤志經史既釋褐推擇內閣中書年少職
閑乃益肆力於詩古文詞峭刻豪宕一掃公家言歲戊
午膺博學鴻詞舉以未終制力辭久之再論薦乃以刑
部主事充纂修官討論嚴密所撰著最多吏才尤明敏
發姦捐伏一時驚以為神一日禁中出宮箋百番命羣
僚書擇其尤者二十四幅供御屏用蛟門與焉衆謂旦
晚當召見且改官無何竟坐事罷歸歸三年遽以疾卒

百尺梧桐閣詩鈔小傳

王懋麟江都人字季角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著
自成童時已篤志經史既釋褐推擇內閣中書年少職
閑乃益肆力於詩古文詞峭刻豪宕一掃公家言歲戊
午膺博學鴻詞舉以未終制力辭久之再論薦乃以刑
部主事充纂修官討論嚴密所撰著最多吏才尤明敏
發姦捐伏一時驚以為神一日禁中出宮箋百番命羣
僚書擇其尤者二十四幅供御屏用蛟門與焉衆謂旦
晚當召見且改官無何竟坐事罷歸歸三年遽以疾卒

其臨歿絕句云惡夢虛名久未閑孤雲倦鳥乍還山平
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間蓋君充纂修未授職
官西曹雅非所好而又未竟其用彌留哽咽誠心愴乎
其言之也爲文摹王荊國而其所研鍊端摩也于詩尤
自喜嘗大會名士於都城之祝氏園酒半榻解言欲盡
祧開元大歷諸家獨尊沙陵爲鼻祖而昌黎眉山劍南
而下以次昭穆語悉數未可終崑山徐健菴先生獨抗
論與爭謂宋詩頽放無蘊藉不足學學之必損風格君
子一言以爲知奈何用偏辭取快一時辨難喧呶林鳥

皆拍柏驚起輸攻墨守未審誰雌雄也然蛟門之贈徐
詩固云走也肆狂縱蘓陸間披瀉對君慚冠裳短衣不
掩體往往奉良諭磨治到礲尾豈非士各有志固不肯
帆隨湘轉人云亦云而服善虛懷未嘗不渙然冰釋而
怡然理順也軫材淺夫又何足以語此

舍人詩鈔小傳

馮廷樞字大木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甲子授內閣中書舍人十年不調癸酉秋假歸里門便欲作遂初之計嗣爲人事所逼未得堅卧庚辰再入都一夕病卒才浮於位而年不副其名漁洋公嘗嘆息謂近今文士之厄未有如大木者也舍人生平深相契者惟趙秋谷宮贊一人蓋以同鄉同年又同在館閣晨夕過從共探六義之旨而詩乃大昌漁洋乎笙磬之同音桴鼓之互應矣朝官或得諸葛銅鼓兩卷者各賦長歌七百言光怪陸

離發皇耳目諸名士皆閤筆漁洋公尤心賞不置遂欲
東兩人唱酬之篇爲二妙集行世兩人各固謝乃止時
新城主持文柄風流宏長雅道大興士之攀鱗附翼雲
殘膏而丐牋腹者幾於指不勝屈兩人近在鄉井不肯
作翕翕塾公即號好賢能得士而以禮為羅要未能致
之門下也舍人詩隨年編次初授官為京集校士於三
楚為晴川集薄遊近畿為雪林集假歸卜居於厭次之
墟爲曹村集身後散佚殆盡後四十年里人有留心風
雅者爲之上下求索得五百首總名之曰馮舍人遺詩

而宮贊尚健在作序以傳述往事感舊遊掩抑低徊猶
深絕無與爲質之痛焉全詩神韻冷然論者比之斬新
花築蓋越軼山左門庭而又不墮僻支小果正與宮贊
同其旨趣然宮贊澄曼而舍人峭蒨固不妨分別觀之

送酒無如劍南阿郎酒，一對玄文而坐羣英。

歸去草堂而坐羣英。

飲一卮酒，醉一卮酒，萬事清時，暫忘憂愁。不
知其醉，醉了會自醒。不知其憂，憂了會自解。不
知其樂，樂了會自休。不知其悲，悲了會自忘。不
知其喜，喜了會自忘。不知其怒，怒了會自忘。不
知其愛，愛了會自忘。不知其恨，恨了會自忘。不
知其憎，憎了會自忘。不知其怨，怨了會自忘。不
知其樂，樂了會自忘。不知其悲，悲了會自忘。不
知其喜，喜了會自忘。不知其怒，怒了會自忘。不
知其愛，愛了會自忘。不知其恨，恨了會自忘。不
知其憎，憎了會自忘。不知其怨，怨了會自忘。

飴山詩鈔小傳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益都人少穎慧作詩尤有神解
年十六舉康熙戊午鄉試第二人次年成進士與館選
是歲徵天下鴻博之儒五十人入翰林纂修明史諸公
皆以績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睨一世每逢
校藝論文之會同館之以科目進者率而熟內慙噤不
能發一語秋谷以純綺之年旗鼓相當未肯作三舍之
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胥引為忘年交而企羨於鳳
雛之五色也久之遷宮贊典晉闈試行以學術顯矣而

恃才傲物為京朝官所嫉時長生殿院本盛行而秋谷尤所善賞會國恤止樂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織練未除顧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事者倚據入奏各謔謫有差而秋谷遂坐是削籍年曾未三十也嗟夫膏火自煎谷風不閑孺子裈子馮敬通相對霑襟玉宇瓊樓蘿子瞻徒深戀闕傷美人之遲暮寫楚客於離憂蓋不勝紈扇之悲而青衫之泣矣當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漁洋公方踞騷壇執牛耳士之執贊於其門者稍獲獎飾片詞即無不取大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異

雅不欲附於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談龍錄以見意若昔人之針膏肓而起廢疾者語固未必有當然亦可謂孤情絕照不屑屑焉隨人作計者也秋谷年踰大耋始卒吳劍虹其門下士曾獻詩云斯人只訢爲天上今日方欣不路歧初日芙蓉更轉為桑榆之晚照受命於地詎松柏獨也哉

吾昔游吳中，不識劉蕡者。
今聞其名，如鑒新玉，自立于吾前。蓋其人也，
雖未登第，而其風神氣骨，已可謂之才子矣。因於其名，今樂府有
題曰：「陋軒」，則其號也。蓋其家世本出閩中，故號之。其人之性情，
亦復如此。以余觀之，其業固當，餘緣其音節委婉，輕韻流美，
舉手投足，皆有風致，人謂之東坡之學，蓋不謬矣。
與予通語，甚復懶怠，每以爲難。予嘗謂其人，不遺過

陋軒詩鈔小傳

吳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家泰州東陶爲濱海斥鹵之
區鄉人以魚鹽為業駢儈雜居習尚凌競野人一鶴孤
鳴翛然雲表名所居曰陋軒草門圭竇草菜不剪旁有
野水虛明鳧鷺出沒日惟鍵戶一編吟嘯自若卽餅無
儲粟弗恤也最工為危苦嚴冷之詞所撰今樂府尤凄
急幽奧皆變通陳述自立一宗近代巖棲之作罕有過
之者性孤狷不諧俗獨與汪舟次孫豹人數君子善舟
次嘗誦其詩於周櫟園司農所司農大嘆賞亟招之至

城邑而王阮亭先生為之作序聲名大起凡四方名士
冠蓋來遊與邦君牧伯之以建節剖符至者固不式廬
恐後阮亭先生嘗戲謂舟次曰好一箇冰冷底吳野人
被君輩弄得火熱又言其出遊後詩亦漸失本色不終
其爲魏野楊朴今取其集讀之一卷冰雪文澄夐獨絕
如蔡君謨品能仁院茶如段田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
間如王摩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氣專容
寂初終一致異於不能唱渭城者且野人晚節固大有
聞於時而篤行潛修卒甘心窮餓以死此其品概何等

前說云云先生蓋別有爲言之也

白漥詩鈔小傳

沈受宏字台臣太倉人所居在白漥水上因以白漥自號少好學能文尤邃於有韻之言自弱冠時同里吳梅村先生見其詩卽大擊節嘗寓書合肥龔宗伯曰吾里中詩人近得毛生沈生毛生北遊沈生送之以詩有曰毛生自是初相識莫便輕他十九人此與唐人何以異哉其引重若此白漥家酷貧資牋脯以養母吳門縹念齋侍講婁東王顥菴相國皆延致賓館相與切劘文句爲筆硯交嘗挾策遠遊南至閩粵北至豫豫又一再至

京師客王相國邸第與衆名士刻燭分韻擊鉢立成清詞秀句名滿長安一時鉅公顯人爭願羅致門下顧性愛閑澹不屑挾行卷于謁秋風老屋樸被言歸枕經薜史陶然有以自樂其諸古之貧賤而肆志者歟其於詩月鍛季鍊法律嚴細蓋一以唐賢爲宗而不與時流誇多競險於詞句之間婁東相國爲梓其集以行主冰菴太守稱其思沉力厚歸於渾成性情益然獨見真至唐實君吏部則謂其粹然唐音上焉者追步少陵次亦不失長慶家數兩公皆鄉里中繼梅村而推爲詩老者也

白漸才而不遇久困童子塲後補諸生入鎖園既收復落久之竟以詩人老云

白漸，字仲容，越州山陰人。少孤，好學，善屬文。舉進士不第。嘗與人共游，遇一老翁，持竿垂釣，問其姓氏，不復知其所。

漸嘗與人共游，遇一老翁，持竿垂釣，問其姓氏，不復知其所。

芝野詩鈔小傳

唐惲宸字靖元昆陵諸生也性豪邁喜飲酒踐跋藝苑
與古爲徒幼讀三國志憤陳壽之帝魏偽蜀也慨然有
意訂正後卒成季漢史若干卷義例一本春秋而文筆
則出入班馬一時人極稱之詩尤刻意生造集中如大
招夢魔諸篇率奇氣不可方物骯髒飛揚其寄托亦畧
可見矣高僧傳云谷之傳聲語雄而響厲然高者硯而
下者肆波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猝而弇者鬱均未可以
道古也艺野體物瀏亮淵潤然聲應金石其與牛鐸細

詩錄小傳

卷之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一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四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六

一百一十七

一百一十八

一百一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二百

二百零一

二百零二

二百零三

二百零四

二百零五

二百零六

二百零七

二百零八

二百零九

二百一十

二百一十一

二百一十二

二百一十三

二百一十四

二百一十五

二百一十六

二百一十七

二百一十八

二百一十九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二

二百二十三

二百二十四

二百二十五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一

二百三十二

二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四

二百三十五

二百三十六

二百三十七

二百三十八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一

二百四十二

二百四十三

二百四十四

二百四十五

二百四十六

二百四十七

二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九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一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三

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七

二百五十八

二百五十九

二百六十

二百六十一

二百六十二

二百六十三

二百六十四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六

二百六十七

二百六十八

二百六十九

二百七十

二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二

二百七十三

二百七十四

二百七十五

二百七十六

二百七十七

二百七十八

二百七十九

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一

二百八十二

二百八十三

二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五

二百八十六

二百八十七

二百八十八

二百八十九

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一

二百九十二

二百九十三

二百九十四

二百九十五

二百九十六

二百九十七

二百九十八

二百九十九

三百

三百零一

三百零二

三百零三

三百零四

三百零五

三百零六

三百零七

三百零八

三百零九

三百十

三百十一

三百十二

雅不為風土所囿迨壯遊京都既得廣大教主以爲之
師又與吳天章湯西厓諸君子同聲響答和郢中之曲
而題漢上之襟固宜其頓挫濶灑爲此道別張壁壘也
孟穀獨抱一經長年旅食癸巳甲午秋試髮種種尚踏
鎖闈曾一應薦舉之召然卒無所遇其自序深致牢落
之嘆僅有存者遺集二寸許耳昌黎固云可憐無益費
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覽突星閣集者能無有感於斯
言

香草堂詩鈔小傳

胡香昊字芋莊籍本新安後遷昆陵遂爲昆陵人少治
舉子業見金陵應試者披襟跣足及隸卒搜檢狀乃喟
然曰士不可賤奈先自賤何遂棄去帖括弗事而專肆
力於有韻之言窮源竟委變化從心益烹鍊三十年而
始卓然成家所爲詩善用僻事又每鎔兩三事在一句
中如無縫天衣滅去鍼線痕迹爲騷壇別開奧窓亦可
云斬薪日月而特地乾坤也少日事壯遊所得金錢隨
手散去晚歲貧不自聊嘗擬築香草堂爲息閑計蹉跎

歲月迄不能成。惲南田羅飯牛均與作圖而江磊齋題其尾曰：畫裏雲山供大隱，意中邱壑屬長貧。亦可想其嶽奇歷落矣。詩最夥，不自收拾，歿後同里諸君子搜刻其遺集，得若干卷。

笛漁詩鈔小傳

朱昆田字文益，秀水竹垞先生之令子也。先生既以文章雄一代，又性好藏書，插架至八萬卷。文益骨能讀之，含英咀華，才名掛人口。一時有小朱十之目。爾雅有云：大山宮小山霍。又云：水自河出為灘，濟為濋，汶為瀾。以故馬班之史，右軍大令之書，眉山之策論，晏氏之長短句，堂構相承此物。此志文益之詩才，雄鷺吐故納新，無一字拾人牙慧。亦其耳濡目染，胚胎家學者深矣。然吾聞先生雅好遊，每遊輒數年不歸。歸不數月，復出中間。

供奉內廷暨謫官後寓京邸著書者又不下十數年計
所得於庭訓之日益淺而所造顧若此豈非陶冶性情
鼓吹風雅固自有其弸中而彪外者正不必拘拘謾謾
覓超宗之鳳毛為也文益潦倒諸生中年僅四十以死
才人無祿古今同嘆而遺集猶得附名父以傳人生世
上詎不樂有賢父兄也哉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目次

卷三

東江詩鈔小傳

紺碧亭詩鈔小傳

懷清堂詩鈔小傳

石里詩鈔小傳

秋左堂詩鈔小傳

黃門詩鈔小傳

空明閣詩鈔小傳

西林詩鈔小傳

硯溪詩鈔小傳

梅坪詩鈔小傳

桐野詩鈔小傳

雄雉齋詩鈔小傳

葦間詩鈔小傳

太僕詩鈔小傳

無悶堂詩鈔小傳

雪坪詩鈔小傳

抱桐詩鈔小傳

一鶴菴詩鈔小傳

三十六湖草堂詩鈔小傳

竹栗山莊詩鈔小傳

雪溪草堂詩鈔小傳

畏壘詩鈔小傳

樓村詩鈔小傳

南村詩鈔小傳

南沙詩鈔小傳

敬業堂詩鈔小傳

吹劍詩鈔小傳

匠門詩鈔小傳

恕堂詩鈔小傳

二十四泉草堂詩鈔小傳

蕉堂詩鈔小傳

秀野草堂詩鈔小傳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東江詩鈔小傳

唐孫華字寶君太倉人居東港別號東江東港者城中
斷渠不容刀而東江則震澤分流入海三江之一也卽
小思大因居顯人指東港而緬東江自命可知也九歲
織簾先生顧麟士見而奇賞之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
三年而試恒為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兩派曰慎交
社曰同聲社各植門戶主壇坫未定誰雌雄自先生入

慎交社而壁壘一新斬將搴旗莫敢與爭鋒者里中張氏有學山園邱壑絕勝主人延館園中康熙初年文風始變操選政者無慮數十家坊賈爭請刊布牟利先生乃裒名流傑構丹鉛而評薦之為學山園選本自學山園本出而諸選悉廢業科舉者人抱一編若金鍼寶筏熟其程度取青衿登上第猶掇之也而先生顧浮沉諸生中且三十年省試入場屋晦不欲人知鄰鋪生有問字者竊窺卷端見籍貫姓名大驚曰此唐夫子耶傾號聚觀羅拜請教益乃散去年五十始以明經貢入太

學丁卯舉京兆試明年捷南宮年五十有五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史學以文章經術久負海內盛名顧不屑屑於聲律間雖偶有題咏而流傳者絕少晚歲需次京華乃舉平日學問之所積沉浸禮郁而盡發之於詩文質相宣正變迭奏軒轅震舉其標置在少陵義山之間而尤於玉局為近一時之詞客騷人莫不奉敦槃進也史稱高達夫五十始為詩而詩即工說者謂達夫之詩在五十以後而達夫之學在五十以前嚴滄浪固云詩有別才有別趣而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

極其至東江論詩以為學問性靈缺一不可有學問以
發抒性靈有性靈以融洽學問而後可與言詩豈非橫
截衆流獨標心印與嚴氏言若合符節而為談藝家之
金丹大藥乎先生授朝邑宰行有日矣會大臣有以閔
博薦者改京職嗣以攷功郎典浙闈試所摸索皆名下
士偶緣他事左官遂堅臥不復出生平不服藥亦無疾
苦年逾九十乃終蓋詩人之令名而壽考者也又聞先
生六十以後與少女同卧起更番數輩及長則遣去皆
宛然處子也視漢張丞相尤不可及焉

紺碧亭詩鈔小傳

趙俞字文饒一字蒙泉嘉定人高才博學與同邑孫致
彌王晦侯開國輩齊名時稱疁城四子蓋比前明唐婁
程李四先生云既登進士第需次家居一時黨論大興
元黃戰野獨以身赴師友之難忌者出不意擠之死地
橐餧複璧亡命走京師久之事得白除定陶令其述懷
詩有云平原一郡嗟連染元祐餘官許濯磨又幸沐君
恩還故物笑如女嫁久愆期蓋亦喜心到極而創深痛
巨之思也先生本工詩亦思著作承明一抒所學而楚

國亡猿塞翁失馬顛連瓊尾五稔京華用是益激發其性情舉所為牢騷不平與夫雄怪奇傑不可方物之氣骨磅礴婉蜒於行墨間每一篇出鉅公宿老輒驚訝為未曾有一時奉使出牧餞送投贈非得其蘭紙半幅則不足以壯行色耀同人矣西溟編修所云恣突如崩隄勁健如屈鐵奇古如頡文籀篆者比物連類固知非溢美之詞也花谿徐先生典庚午閩闈試先生實捉刀焉暗中摸索皆名士顧獨心賞先子文不置榜後相逢結金蘭契及今追憶則已如塵如夢不可復尋蓋臯魚

之淚斷久矣悲夫

懷清堂詩鈔小傳

湯右曾字西崖仁和人登康熙戊辰科進士入史館名重一時丙子典貴州試號得人久之改禮垣提督河南學政居官三載囊不名一錢以此膺

聖眷驟遷鄉尹再入翰林掌院事嗣以吏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又數年卒京邸論者謂未竟其用云西崖少即工詩清遠鮮潤一洗西陵習派使黔後風格益進大抵溫雅以發其性爽朗以達其氣鍛鍊澄汰神韻冷然而詩品夐乎無上矣在昔詞臣職司翰墨唐宋以來實以

文章衣被海內明初號玉堂體結藻豐縟義之風勸遂
為世所詣病茶陵風骨雖遒然適當北地信陽龍驤鳳
翥之秋力固不能自振嗣後王李代興叱咤風雲千夫
皆廢下逮公安竟陵別標宗旨幾墮魔道然率能號召
羣雄自為風氣益自宏正而後一百五六十年而文章
之權不在館閣此亦古今所未有之辱也我朝景運光
昌華蓋文星獨明東壁之府澤州新城崑山諸老既以
師儒主持文柄而已未召試廣羅麟鳳同日入翰苑者
五十人皆荷嶽之英靈而中興之間氣也繼此戊辰一

榜登瀛者多負文名而西厓為漁洋入室弟子初膺史
職終掌院事大小雅材悉歸陶冶查田贈詩有且喜歐
陽為學士蓬山領袖得詩仙之句嗟夫木天片席地不
有一二鉅公揭斗杓而持魁柄劉井柯亭不且鞠為茂
草也哉

石里詩鈔小傳

張尚瑗字宏遠一字損持吳江人才情藻逸性尤嗜佳山水既登第膺館選即假沐歸里終歲作汙漫游僻江阜蠟屐林莽抉幽攬勝累牘連篇所為詩最工翦刻峭拔清道不作一凡近語在昔戊辰一榜詞客聯翩如湯西厓史蕉飲唐東江趙蒙泉諸前輩皆雄踞騷壇金谷蘭亭之會月必四五舉山鳴谷應酬唱頻煩損持以同館同年曾不屑作齊盟之狎主皎皎亭亭別具雅人深致而澄鮮之餘溢為光怪所謂刺手拔鯨牙舉瓢酌

天漿者湯史諸君子未知誰為伯仲也久之以庶常外
調終興國令遺草勵有存益出於蟬蠹煨燼之餘而澤
家一集皆嶺海作不佞少壯宦遊歷今兩紀某邱某水
邈若山河惟日展是編而相把玩恍若武夷旗鼓之獻
狀於前而丹荔江瑤之悅我口也思鄉轉深能無感陸
平原之言而喟然三嘆也哉

狀左堂詩鈔小傳

孫致彌字愷似自號松坪世所稱松坪學士是也嘉定
人爲明登萊巡撫大東公之孫公坐兵變論辟其本末
具明史學士幼丁家難稍長即能樹立既落魄不自聊
發憤讀書不數年而名滿都邑大東公之建牙海上也
幕下偏裨多奇士入

本朝皆以勲爵顯有以學士姓名聞
當守者召試稱

首遂以布衣賜二品服充朝鮮採詩使臨軒策遣士論

榮之既成進士官庶常會邑民起折漕之難連繫去官
禍幾不測中外大臣頗有為之地者獄稍解猶訟繫經
年乃得釋今所傳西堂和蘓諸詩蓋皆彼時所作悱惻
纏綿擬諸離騷二十五矣復官再進秩以侍講學士卒
於京邸學士半生坎壈而襟懷灑落不稍挫於憂患之
餘著書滿家顧獨以有韻之言名當世常熟馮定遠題
其集曰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寶蓋清談梵宮益倣
黃絹幼婦之意謂絕好宋詩也然學士嘗自言某詩從
劉隨州劉賓客入今集中七言律最夥婉麗和諧誠入

二劉之室至五七言古體則又排奡淋漓辦香蘓陸絕
非大歷貞元蹊徑孤行已意轉益多師作者既得魚而
忘筌讀者亦何必刻舟以求劍矣

黃門詩鈔小傳

史申義字蕉飲江都人有雋才年十五金長真按察江
左觀風七郡生徒以瓊花賦文選樓懷古詩命題名列
第一嗣吉水李尚書視學江南試霜鐘賦覽社珠光賦
復第一文名噪大江南北既而貢成均擢高第橐筆禁
林廻翔省闈星輶典試簾閣養疴所著詩篇如蕪城使
滇過江諸集誦習家珍為拱璧嘗取而卒讀之其用思
窅然而深其結體夐然而高其藻言粹然一出於爾雅
蕙香摘艷傾液漱芳無激昂駿瘠之音有朱絃疏越之

致是真足以示大雅之周行而樹風騷之準格也柳聞先生天懷散朗脫畧形骸故其詩清削矜貴約畧如其為人少日與顧書宣太史同里齊名稱維揚二妙新城王司寇嘗於酒半撻毬語客曰西厓蕉飲皆吾傳衣鉢之人也時又稱為王門二弟子而澤州相國在直廬日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為誰相國以先生及桐埜周君對一時翰苑又有兩詩人之目交呂攀崧蓋無一不為職志五花箋筆大力者負之而趨矣

空明閣詩鈔小傳

姚士陞字別峰桐城人負異才聰穎絕世少隨父宦秦越益得朋友江山之助故文章跌宕有奇氣其於詩也不名一家而緣景會情曲折善肖靈心濬發藻采橫流一時人士胥嘆為莫及也康熙癸酉應京兆試獲雋是科北闈最盛劉顧姜查聲名烜赫而別峯盧前王後興相頡頏同里張文端公獨攜其詩卷一帙至內直廬時澤州陳相國華亭王司農靜海勵司寇皆擊節稱賞交口呼才子不置顧以清白之後家徒四壁己卯秋急友

人之難赴閨道卒并其生平所為詩文盡皆散失後三十年其嗣君網羅蒐討得若干首為梓以行讀者既幸珠光劍氣不盡沉埋而猶深惜夫零絶敗楮之厓有存不勝太息雖然亦顧其所留遺者何如耳昔白香山詩集七十卷而傳劉蕡虛僅十四首而亦傳而崔信明楓葉吳江直以片語單詞獨有千古今觀空明閣一編鏗鏘陶冶光景常新物以少而見珍固無憾於詔之不足也

西林詩鈔小傳

陳鍊字道柔武進人所居名西林學者稱西林先生幼讀書過目成誦長以諸生餽於庠文譽大起所為制義雄深雅健庵有前明大家之長復以餘力研索漢魏三唐造北征南山之堂而儕其裁間闌入于瞻山谷間大畧妥帖排奡不以鞶帨為工韓慕廬先生最心賞之謂能化故為新點俗成雅墨工穀人難乎擬議已旣鬱鬱無所施一切身世之緣與夫物態人情倣詭離奇之境胥於五七言乎發之卒摧傷困頓以至於死昔孟東野

固云惡詩得好官好詩抱空山讀西林集得不嘆彼為
知言乎

詩錄小傳 卷三
惠周惕字元龍吳縣人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於時汪
堯峯先生引為入室弟子其說詩尤解人頤著書三卷
博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可謂毛鄭之功臣而夾漈紫
陽之諱子矣蓋其學問根柢於一時輩流中與同郡嚴
思菴相驂駕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鑿
悅為工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言著已也辛未成進士
興庶常選輩下諸老為木天慶得人嗣以不練習國書
外調審雲令邑當出關孔道值王師北征軍需虧缺馬

硯溪詩鈔小傳

惠周惕字元龍吳縣人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於時汪
堯峯先生引為入室弟子其說詩尤解人頤著書三卷
博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可謂毛鄭之功臣而夾漈紫
陽之諱子矣蓋其學問根柢於一時輩流中與同郡嚴
思菴相驂駕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鑿
悅為工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言著已也辛未成進士
興庶常選輩下諸老為木天慶得人嗣以不練習國書
外調審雲令邑當出關孔道值王師北征軍需虧缺馬

瘠僕痛艱苦萬狀卒侘傺憂憇以死昔劉須溪謂古方
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人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
陸況州縣或流落邊塞坐念塲屋何心至此今觀硯溪
之才與其末路之所以蹭蹬者追誦前言可為雪涕詩
有北征紅軍嶺巒雲等集銜革佩寶老氣橫秋蓋亦
辦香於蘓陸諸家而得其髓者稍加編次而錄其尤者
於左

書大渝李殊魚先生入文天祥先生之子

辭賦稿小序

梅坪詩鈔小傳

董大倫字叔魚武進人文友先生之次子也四歲而孤
又二年就外傳讀書必數十遍始成誦然所誦輒記憶
及長孰經於湘靈錢先生之門耳濡目染者久之遂工
詩及舉子業年二十補弟子員以苦吟嘔心病且死猶
日向藥鼎繩床間索句歿時年三十六耳其友孫時宜
為作傳大意謂詩能窮人以故東野貧長吉夭方干羅
隱孤魂及第有一於此人猶完之叔魚兼茲數者又卒
無嗣所以三復其詩而泣然不知涕之落也語最悲痛

幾於義山所云上帝深居閑九閨巫咸不下闈童覽者
美詩出入中晚唐兼撮宋元諸名家之勝尤工咏物其
新穎秀鬱處幾欲突過鴻翁昔人稱王獻之善隸草骨
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若梅坪之過正誼堂乃正在骨
勢也

周起渭字漁璜一字桐野貴陽人以進士高第入史館
歷官宮詹學士才名傾館閣黔固鬼方舊壤僻陋在夷
自莊蹻拓疆唐蒙通道以來未聞以文章振者說者謂
山童川涸其地不靈即間有一二軼材亦僅穿穴時文
為應舉求名計其於聲韻一道白首紛如採風至此自
鄒無譏已矣桐野一出顧獨以其詩鳴時輩下人文極
盛若姜西溟顧書宣湯西厓諸君子各以沈詩任筆傲
睨文壇吮墨懷鉛之徒率不敢望其頑背桐野異軍特

桐野詩鈔小傳

周起渭字漁璜一字桐野貴陽人以進士高第入史館
歷官宮詹學士才名傾館閣黔固鬼方舊壤僻陋在夷
自莊蹻拓疆唐蒙通道以來未聞以文章振者說者謂
山童川涸其地不靈即間有一二軼材亦僅穿穴時文
為應舉求名計其於聲韻一道白首紛如採風至此自
鄒無譏已矣桐野一出顧獨以其詩鳴時輩下人文極
盛若姜西溟顧書宣湯西厓諸君子各以沈詩任筆傲
睨文壇吮墨懷鉛之徒率不敢望其頑背桐野異軍特

起乃拔戟自成一隊感物懷人巡簷有作觀場勝地擊
鉢為豪吳紵鄭縞之英玉敦珠槃之秀雲龍追逐莫決
雌雄江都史蕉飲贈匭就與夜郎爭漢大手攜玉尺上
金臺若是乎傾倒之深也昔唐劉蜕之上節鎮啓云五
十年来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錄桐野詩彌覺
三復有餘味也已

顧圖河字書宣

一字花田江都人以鼎甲入史館不數

月即乞假歸泉明琴酒謝傅屐裾陶然有以自樂如是
者十年乃復來京師供職入內庭預纂修事旋遣視湖
廣學政騁蹕漸嚮用矣長材未展而巨壑先移三楚人
士益不勝木壞山頽之痛初白查先生哭以詩云江漢
文星墜瀟湘士氣泯又云澤國秋多慘騷人例豈循知
己之言非泛作黃公壚頭語也太史讀書等身尤嫻羣
雅麗句清詞少作已籍甚人口既盡舉而焚之乃獨以

恢奇奧衍盤礴不羈之詞與當代名流相追逐史蘊饒
黃門嘗謂顧子胸中有萬卷書此即目未見漢魏唐宋
來詩一字但畧知體製聲病以意為之亦當妙絕時人
蓋非於詩中得詩而於經史百家之言得詩也其傾寫
之誠如此二公同里閈以詩學相切劘一時有二妙之
自然黃門細膩而太史較雄肆江文通有言蛾眉詎同
貌而俱動于魄芳香寧共氣而皆悅于魂淮揚有二公
不僅以篠簜瑤琨稱華品矣

華嚴詩小傳

葦間詩鈔小傳

姜宸英字西溟慈溪人以古文詞馳譽江表書法亦通

神

聖祖仁皇帝總識之常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目之曰
三布衣已未詞科之舉朱嚴皆入翰林而先生不遇久
之用薦入史館食七品俸未授官年七十始捷南宮是
爲康熙之丁丑科殿試進呈名稍殿上問十卷中有
浙人姜宸英乎大臣有識其字蹟者謂第八卷當是
上云宸英績學能文至老猶篤可拔置一甲爲天平讀

書人勸於是以上第三人及第授史職已卯主順天試所
搜羅多名下士以是來讒慝者之口下獄勘問事未及
白而先生已赴玉樓召矣在昔沈詩任筆兼擅為難自
韓柳歐蘓諸作家外餘率不無遺憾先生既以古文詞
雄視一代而有韻之言則又湧葩寡兀宮商抗墜與前
人角勝毫釐間韓歐諸公安得而獨有千古也先生在
史局時日與輩下詩人縱酒論文嘗謂我輩人人有集
然其詩或傳與否均未可知惟當牽連綴姓名於集中
幸有傳者卽所附載之人亦因以顯如少陵之於阮生

朱老東坡之於杜伯弁老符秀才是之今先生集固已
大傳於世卽更數十百年當不泯泯特不知誰為附之
以傳者因鈔詩集并為紀其話言如此

太僕詩鈔小傳

嚴虞淳字寶成一字思菴常熟人生有異稟九經三史幼即成誦長益探其闇奧每里社會文及歲科試於學使者往往屈其曹偶康熙庚午舉於鄉丁丑捷南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一時館閣文字多出其手己卯科場獄興適先生子姪連售而兩主司皆其同年友用是里吏議益鑄級閑居者數年晚乃益振曾以兩月三遷官累主文柄勤王事以歿門人陳祖范題贊所謂亦稍展其生平然未登九列而遽已者是已先生著述甚富

其為文鼓吹六籍陶鑄羣言奧衍宏深大致與歐曾為
近詩不一格大或千餘言小或數十字力厚思沈動與
古合昔歸震川先生為有明一代作者而官止於太僕
今先生之名位適與相符居相近世相接學術文章後
先輝映江南人士為先生刻嚴太僕集繼歸太僕後接
軒連茵識者咸以為不愧云

無閑堂詩鈔小傳

張遠字超然候官人少孤從母氏受章句輒了了稍長
遂貫串經書大義下筆有奇氣時海氛未靖軍需旁午
諸長吏率以箕斂為事戶有逋亡則爪蔓及親黨先生
以孱弱孤童猝罹此阨乃急裝作亡命計吳楚百粵萍
踪無定處中遭逆簪煽亂道路梗塞益音書不達者數
年比事平返里母夫人已棄世先生亦遂含酸茹痛窮
人無歸琴劍飄然不復作粉渝想矣既慕琴川虞山之
勝從卜宅焉居久之乃以上舍生領己卯科鄉薦第一

詩錄小傳
卷之二
晚得滇之祿豐令卒於官方先生之跳身出關也身不
名一錢顧獨挈數書簏以去雞聲茅店雪浪風飄千里
間關未嘗輟鉛槧弗事偶道出西江題詩滕王閣上適
曹秋岳侍郎持節過此大加激賞亟招入芙蓉幕所至
爲延譽一日而詩名滿長安漁洋綿津二公尤深器重
皆引之為入室弟子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
天巖穴之士所由願附青雲而聲施後世也

雪坪詩鈔小傳

梅庚字耦長號雪坪康熙辛酉舉於鄉為竹垞先生所
得士善八分書寫山水花卉皆具雅韻然不多作遇名
士則揮灑無客色晚知泰順縣尋以老病乞歸有兒童
失學田園廢也筭從官一度回之旬病篤作詩徧別親
舊至女夫一首未竟而卒署曰推枕吟云雪坪少孤失
學十歲始入鄉塾顧時時好為詩久之積成卷時同里
施愚山先生以文章行誼名海內一見稱賞引為忘年
交有作輒以相示即于役千里緘封往復相可否如面

談已未庚申間諸名流翕集都下登壇角藝而新城王
同寇以鉅筆鴻材主持文柄士之矯首奮翼於其門者
恒恐不得一當及見雪坪則大加傾倒延為上客若陸
永修顧赤方陳其年高遺山邵青門諸君子皆所挹袂
題襟唱予和女者也迨後隨牒注選再至京師物換星
移旣歷三紀諸老風流雲散無一存者館閣後賢如查
悔餘王樓祁輩間舉吟社招邀入座雪坪已巋然為鉅
人長德指不數屈矣昔牧齋序金陵社集於離合盛衰
之故三致意焉用以追雞豚之近局感奕棋於世變非

僅為一人一事發也予編次雪坪詩於其生平不勝覩
縷蓋竊取錢氏之意也夫齊東野語之類目

抱桐詩鈔小傳

顧陳垿字玉停太倉人康熙乙酉舉於鄉以薦入湛凝
齋纂修律數淵源中和樂府諸書議叙補行人司行人
二年移疾歸自是屢有薦辟終其身不出矣為人負奇
氣自少時而已然康熙戊辰科龍首浙人也時年十一
謂塾師曰江南人何遽不浙若耶塾師舉黃陶菴狀元
三年一人吾輩當為千古一人語答之則大喜曰然則
科名固不足重人也讀書名冥契創獲不主故常為詩
詞數百言立就逸趣坌涌然率以為戲若鴻篇鉅製必

窮日晷險寃狂搜力追古人而後已其在湛凝齋也所纂修半出其手書上得溫旨王大臣雅重之禮遇出諸同館上每試期朝士多屬目謂得此君作第一人乃稱揭曉之夕通衢列炬喧傳顧陳淳得會元者衆喙如亂鶴鳴已而寂然如是者不一次書成卒叙官以去士論惜之自不以介意也平生絕學有三曰字學曰筭法曰樂律嘗造八矢注字圖說謂字學居六藝之半聲音樂也形體書也而口出耳入則皆有數焉初得徐文定公歷書研求一月遂創造開方勾股諸法在湛凝齋日

各省送算學三百餘員集闕下主者令與試

聖祖親策之得七十二人君為冠內廷呼算狀元云既於字學筭法溯源窮源遂通樂律亦所謂神解非閻解歟少與同里王小山爲性命交其詩名亦相伯仲然顧奧博得之學力者居多王俊逸本諸天分者爲勝予雲相如同工異曲婁東人士或不至河漢吾言云

一鶴菴詩鈔小傳

郭元釤字子宮江都人家世業鹽筴饒於貲維揚爲東
南都會俗尚淫侈而豪商大賈尤以財雄視閭左率鮮
衣怒馬選妓徵歌載酒平山堂二十四橋爲樂一佩一
裘之麗一花一石之奇至耗中人百十家產說者謂隋
煬遺風迄千年猶未熄于宮以富家子獨好學深思傲
睨一切漱芳潤而傾瀝液邈然與古為徒可云出水芙蓉
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弱冠爲詩二十三而集成猶以
學步初作為不足存雨寒燈盡冥心獨坐而殫心畢力

詩鈔小傳
卷一
一鶴菴
木石居

三十六湖草堂詩鈔小傳

李必恒字北岳高郵人少善病稍長以詩文馳名郡邑
然數奇每足踏省闈輒報罷既罷縣不得志則發爲幽
憂之疾呻吟床簾經歲始出戶庭而肝火內燔耳官忽
爾失職殷桐高寄詩所云仲車嗟病臘者是已康熙三
十六年法駕親征朔漠奏凱班師奉檄作銳歌千五
百言以獻高古恢闊得未曾有時商邱宋公撫吳一見
大驚亟招致入幕府待以上賓爲其疾故更字曰百藥
取唐賢命名意且音同也商邱公最好賢能得士禮羅

大漢皇帝人暮雨露人上懷
百言以獻高古恢闊所本曾本無齒仰未
在深井水太苦難立肺氣寒難立肺寒增
而久病難解萬言語辭云附草堂之義劇皆取自東坡
東坡詩集卷之二十一有此句云附草堂之義
余文與宰翁音高聲入心喜承所寄以詩文暢之
予主使君嘆其詩學不諭其學其文

遍大江南北曾選刻十五子詩行世縱貴一時中所錄
百藥詩獨夥方欲以姓名薦達而百藥苦塊之餘不幸
短命死矣悲夫十五子者當刻詩時俱未遇其後傳臚
唱者三人而王樓村則掇大躋躋鄉貳者四君而蔣南
沙遂登政府餘亦各取巍科膺華選而接踵飛騰以去
其鬱鬱死牖下者隴西生一人耳天之降才其愛惜而
護持之等也而福命顧相懸若此豈落花隨風簾茵藩
溷將惟其所適耶不可解矣然所爲詩具在贍博雄奇
如韓愈盧仝之彈壓百怪追逐蔣王之間曾無愧色固

自有其不朽者存矣又奚憾焉

爲是而後而力得於此之詩者皆能實象物而無因襲
韓詩與齊畫猶異趣雖多不以爲然矣夫
龍虎森森出又故縱闊氣殊難下語良為信非也
雖見其森亦下之吟也一津也過是皆隨口言之
二重嚴矣始縣幕中所賦金時王贊幹
大學同游集公最乘肩入玉堂今良頗少言古語百
載惟山齋先生首學工南籟而遂賞風流以至
道學家所高誦入心目以無窮妙可勝言之
即吾書集所著詩錄未輯

竹栗山莊詩鈔小傳

殷嶧字桐高高郵人少日以駢體擅場而於詩學尤邃
德州田山蘿先生督學江南最所激賞用高才異等貢
入太學司成某公者雍試以石鼓命題賦七言古詩百
二十韻於縱橫排奡中仍復金和玉節神彩爛然以之
追逐韓蘓亦可云如驂之斬也旣教習期滿當授職未
肯遽捧檄出足踏瓊闈屢報罷丁酉再厄副車作詩自
悼有鴻溝畫斷飛難越鯉尾燒殘化未全姓氏一般書
淡墨頭銜兩次號明經之句自是絕意名場不作月地

雲階想矣謁選得太原令桐高固循良吏而悃愞無華
不能得當路要人意坐是不安其位又前官逋負纍纍
始而月沒星替繼且李代桃僵歲籥屢更始得恩免歸
里更十餘稔乃卒計其年已開九袞矣桐高留京頗久
不佞少日卽與結紀羣交最喜其有韻之言時侍親易
水上歲一至都則攜箋筆種種索書近作而桐高亦欣
然命筆無所靳固一日忽撫膺嘆曰僕老矣力不能自
永其傳名山不朽之業將於賢輩乎託時憊怠不能答
一語電掣星移旣歷三紀適有鈔詩之役亟從其後人

覓全稿追維疇曩之言叢成夙識區分甲乙異日將繡
梓以行文章有神亦詩家一大公案也

今存其詩一白之無窮矣

卷之二至清陳詠夢溪筆談序書於正月廿二日
天朝也嘗與之游交游甚厚有贈之詩

集文千余首其子平居士之

徵辟時其子平居士之

不棄遺舊譜要多其事不妄其辭又曰

詩序

雲溪草堂詩鈔小傳

徐永宣字學人別號茶坪武進人爲副憲荆山先生之子少隨父宦所肄舉子業於陳西林學詩於胡香草兩先生皆以學問文章推重里閭所目爲叢桂崇蘭竒玉特殊者也茶坪負絕人姿又耳目濡染得諸父師指授者為多故當紈綺之歲而詩名籍甚同里如楊青村錢絅菴輩皆文壇老宿旗鼓中原卒未敢以常兒相畜既而聲氣漸通交游漸廣則叩青門之麻泛秀水之櫂賞奇析義轉益多師又與張正門顧秀野查悔餘徐大臨

詩錄卷之三

諸君子遊磨瑩去角出門有功宋漫堂先生開府江南時曾錄其詩入十五子中益心賞之矣康熙庚辰成進士時舉名已級而意不徵遠出曰吾姑歸里鍵戶讀書更計年而後仕未晚嗟夫舉世皆以進士為讀書之終而茶坪獨以進士為讀書之始不肯以半通之綬五兩之銅易其千秋之業其志尚居何等也後以謁選逾期援例改授部曹間歲而卒年未滿四十也長轡未騁而蘭玉早凋鍾記室之痛悼于謝法曹者古今有同慨也

夫

畏壘詩鈔小傳

徐昂發字大臨長洲人博學能文尤工詩與匠門張曰容同里聞聲名亦如驂之靳慕廬先生最加獎賞謂大臨詩不沾沾規撫唐人而亦無意於矯之要自有事外遠致如朱子所云洗滌腸胃間葷血脂膏而芳潤易入也時海內名士之翕集長安市者川鶩星奔多用舉子業為贊而大臨獨出宮詞百首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一日而遍播於旗亭酒社之間韻事流傳擬諸拾遺之感遇矣既登上第膺華選章貢甌越之區兩操文柄其遭

逢亦與匠門相等商邱公開府三吳日刻江左十五子
詩派別源流率以韓蘓氏爲職志獨二君面目稍殊於
沈鬱賴挫中更競婉麗之致固吳派使然歟昔舒元輿
記桃源圖謂人貌魁奇鶴情閒暇烟嵐草木如帶香氣
熟視詳覩自覺骨夏青玉身入鏡中少陵之觀李十二
娘舞劍器也壯其蔚跂畏壘詩乃奄有此妙鈔其尤者
若干藏諸篋衍伸紙長吟其卽蒙之臯蘓萱草也夫

樓村詩鈔小傳

王式丹字方若一字樓村寶應人爲諸生卽負海內重
名差池晚達年幾六十始登壬午賢書癸未會試第一
臚唱復第一都人士踴躍歡呼快若景星鳳凰之先見
也史館十年長假歸里乃以同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
簿久之事得白又二年卒昔者新城長水爲南北兩詩
伯矣杜家之有韓誥道李禪宗之有慧能神秀分道揚
鑣指麾羣雄獨主齊盟歷五十年勿替厥後演其傳者
初白太史暨樓村殿撰已耳殿撰詩排奡陵健十愧吳

音蟬緩蓋以昌黎爲的而汎濫于廬陵眉山劍南道園之間至其微材之奧博使事之精核運以排山倒海之氣琢以炊金饌玉之詞如入郇公厨飲食之香錯雜不飯而筋骨舒也如遊建章宮千門萬戶經駘盪而出駁斐而神明屹其特起也如坐多寶船中觸目皆木難火齊空青結綠爛然不知爲何器也維古固云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聲宏心醇而氣和援作題詞庶幾其無虛美也已殿撰積學嗜古久躡名場迨及暮齡卒能以第一人自奮士論榮之然會狀率三年而一見榜墨未乾見

者已瞠目不知爲誰某然則殿撰之所傳者仍在此而不在他也纂錄遺詩爲私論之如此

觀空青結綠爛然爲何器乎雖古固云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聲宏心醇而氣和援作題詞庶幾其無虛美也已殿撰積學嗜古久躡名場迨及暮齡卒能以第一人自奮士論榮之然會狀率三年而一見榜墨未乾見者已瞠目不知爲誰某然則殿撰之所傳者仍在此而不在他也纂錄遺詩爲私論之如此

南村詩鈔小傳

吳廷禎字山榆長洲人所居曰南村因自稱南村居士少負異稟爲文章惟意所適咸渾然若天成初名棟前後試有司者二十有三皆第一顧不能博一衿一夕夢泥金報至以今名捷第八名進士醒而異之既久因無聊有故人宦京師招之爲童子師首尾十年丙子秋陝士或援例入太學病不能至願得替人問其名則廷禎是觸前夢因借資入闈果獲雋榜後又以異籍黜遂南歸己卯

楚辭南學因詩發人關集錄
歲次癸卯人太學志不諭至貢科
徵育秀才人富京師時多難之音詞賦十
卷金部主事余思勤序人急毛士卿毛翼多禮因
錄詩序和音三十首三首一蘭不遺軒一
史廣是集爲文章雖意朴直而氣秀於家
其父號南村公繼其業因自稱南村
詩集錄著於南村集錄

聖祖皇帝南巡人士多獻詩

御覽

上獨奇山掄作拔第一復鄉舉名俾入直武英殿癸未
登科殿試二甲第五名進士合一甲三人則適符所夢
名數也入館授職歲戊子以左諭德充江西主考得士
爲盛而李穆堂紱實領解云吳中風尚頗急仕宦又好
以聲名相軋山掄獨淡然無所營如冊封督學諸差館
中所艷為華腴者皆辭不與開列而專致力於書局凡
一切代言之作院長必以相屬宋時歐李二王稱臺閣

四大家庶幾媲美久之竟積勞以卒遺疏上達有學充
養粹之褒亦可謂光於彝鼎也已所著南村集最富惜
未行世宋漫堂開府三吳日選刻十五子詩山掄名在
第二僅寥寥數紙耳然古人云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
備正不必廣訪博搜等於買菜者之求益也

南沙詩鈔小傳

蔣廷錫字揚孫以己酉生因自號酉君又號南沙常熟人少承門庭馳馬試劍顧盼自雄有魏收段成式之風稍長折節讀書文繁理富秀絕寰區出而與東南名士相角逐衆無不歛衽避之者康熙癸未成進士翰林供奉內廷生平最工詩宋公漫堂撫吳時爲刻入江左十五子中而尤以畫名世或奇或正或率或工或賦色或墨墨一幅中恒間出之而風神生動意度堂皇點綴坡石水口無不超脫擬其所至直奪元人之席士大夫雅

尚筆墨者多奉爲模楷焉詩有青桐秋風片雲等集頓挫瀏漓直闡坡仙之室自古詩壇畫苑合擅爲難自王右丞趙承旨外不數數覩而先生實兼二美其題陳仲美竹雀圖云以畫作詩詩細膩以詩作畫畫入神先生之詩情其即先生之畫理也歟性恬雅愛士凡才藝可觀及天姿穎異者固不羅致門下指授以成其材詩未見傳人而畫乃遂多膺本矣歷官至大學士卒謚文肅其事業載國史不具錄云

敬業堂詩鈔小傳

查慎行字夏重別字悔菴晚又自號初白菴主人而初白之名特著海寧人爲逸遠先生之賢嗣少孰經於梨洲黃徵君之門紹聞衣德胚胎前光而又天縱異才深沉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惟於詩於山水於友朋其於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日爲諸生節杖策從軍出入群山夜郎之境以及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驛壁郵亭揮灑殆徧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峯探武夷九曲之勝尋無諸之故墟訪尉佗之

遺跡江山神助詩益富而且奇癸未成進士簡翰林即
受特達之知召入內庭供奉比歲西巡賡歌載筆凡幽
岨之區踰脫之境爲從古詩人所未歷者盡胸駭目悉
於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動色咨嗟稱善者再也顧常懷引退志年未
及懸車已決計賦遂初家食二十餘年嘯歌自適忽遭
門戶之難全家赴詔獄而先生坐家長失教罪且不測
世宗皇帝稔識其端謹無他腸放歸田里蓋歸田未兩
月而卒先生繼長水新城後而稱詩伯一時壇坫於斯

爲盛嘗教人作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
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誠詞
苑之良規學海之寶筏也嘗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
醉裏題詩醒自嫌又人來絕域原拚命事到傷心每怕
真俯仰情深殆與王局無二所注蘿詩抉摘穿穴得未
曾有實能爲髯公道出胸臆間事惜未開雕問世世有
流傳秘寶嘉惠後學如宋開府徐尚書其人者乎將旦
暮遇之矣

吹劍詩鈔小傳

吳士玉字荆山吳縣人爲諸生操數寸不律丹鉛海內舉業之文名噪一時時義門遙喜諸選本盛行而篋中一集與相驂驊故海內佔畢士無不知有荆山先生者商邱宋公撫吳日延致之爲經師其子弟經指授者所爲文章皆溫雅醇正循循然守先民矩範不少軼公雅重之然固未識其能詩也一日首夏集吳下諸名士賞芍藥爲婪尾會倡五言古體一章諸賓客皆屬和公乃酬先生酒強之詩先生亦欣然許詩輒工四座大驚又

和公延熹華嶽廟碑歌益縱橫排奡奇氣不可方物衆
愈駭乃垂首服膺太息於通材之無不可也毘陵邵青
門客幕府久與處論詩最合爲叙其集以行中丞公評
其詩則曰氣清格穩唐人正派又曰原本昌黎而沈鬱
頓挫直入少陵之室錄入十五子詩選中其欣賞之也
如此既成進士第入史館二十餘年歷官至大宗伯卒
於位賜謚文敏說者謂詩人多窮若斯之身名俱泰者
見亦罕矣先生溫潤縝密比德於王最好獎勵後進嘗
於興勝僧院見余所作梅花詩八首大加擊節亟命鈔

胥錄去時溧陽師偕遊旣詢得其人則曰俊逸清新具
有傲睨不羣之概樓村可作應嘆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因津津不置口予方匆匆捧檄未遑修謁比以薦舉入
都而先生已赴玉樓召矣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循
覽遺編曷勝知己之感

集書目

聖朝皇帝南巡日嘗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及

爲翰林簡任貴州學政秩滿再留益聖心猶眷注之而

南歸辭賦改新每以微言示人莫究

美清名譽著尤所重之領卷於精舍深隱於東山

與三司主事蕭子雲其外好書詩善之者遠近咸稱其

雅號文古先生著述雖不遺筆墨多矣

其集入書林奇門宋史著述未竟又後學傳其

業大矣卒自矜多譏諷惟下筆殊無干涉其生平

有集題目皆以詩句爲之

其子繼之亦有詩集

匠門詩鈔小傳

張大受字曰容居吳郡之干將門干將門又名匠門故以自號人皆稱匠門先生匠門生有異才又好學特甚於經史百家之言無不貫串最爲汪鈍翁韓慕廬朱竹垞三先生所賞識其秋夜書懷詩云堯峯許領東南儕吏部容先弟子行更感白頭朱檢討苦將塵劍拭光芒俯仰情深如候喜之所云死不恨也

聖祖皇帝南巡日嘗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及

卒不大顯有集三十卷行世各體皆工而有韻之言尤
雅絕唱真所謂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而諧以金石者蓋
自三百年來以經義取士老生宿儒卒疲神埋照於其
筆其於風雅一途未遑染指以余所見如望溪廣東諸
君子皆不能詩即前明之震川鹿門諸老間一爲之亦
塞轄不成家數匠門科舉之文辦香寒碧久已衣被士
林而其詩復精詣若此是知學究一科果不足以牢籠
大雅有志之士慎勿拘墟自守也夫

恕堂詩鈔小傳

宮鴻歷字友鹿別字恕堂泰州人篤學好古少即以聲
詩鳴淮海壯歲遊京師時承平日久賢公卿折節下士
被褐懷珠玉而自衡者指不勝屈恕堂以副憲之孫太
史之子中丞之弟其諸子亦俱登甲科挂朝籍門地清
華一時無兩顧日掩關蕭寺丙夜攤書時聞挾紙聲簌
簌稍間則騎蔬尾驢時方麌障面與一二貧士行歌於
酒市人寡之間拍手嗚嗚亦正復了不異人迨夫綺衾
明燭歌接鄒陽草色花枝酒寬裴廸鄴中之飛蓋追隨

漢上之題襟稠疊魚龍百戲落紙如風每奏一篇座客率擊節傳觀或瑟縮不能措一辭以退昔王荊公謂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浪中此老杜所得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昌黎所得今觀甲乙稿有云剽若奔雄雷劍如飲渴竦險句鬼可泣強韻山欲動此殆恕堂所得而有味乎其言之也歟晚歲成進士入詞館夙志始一伸然正不知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矣前後兩遊吾闌詩囊最富中間翦刻山川雕鏤景物實能爲無

諸故墟別開生面修通志者奈何熟視無覩乎

送張一峰游王不厭王不厭樂知音又笑我
之酒醉而詩未平復苦吟心地難尋處久之
醉歸酒微吟聲猶在新酒更百倍酒落也如遺山筆迹
春深翠葉繁花落未盡其香散在南窗中
卷各殊尚可取未嘗妄意求之亦復不復
率學齋詩賦頃復發故不諱一章以見吾家之詩

二十四泉草堂詩鈔小傳

王莘字秋史歷城人少負奔軼之才嗜古好奇視鄉里間小兒舉無足當其意者獨好爲詩閉門索句息交絕遊鄉里人羣起而譏之自信顧益堅德州田山蘊先生視學江南歸過歷下見其詩物色之招與遊始得入諸生籍漁洋翁尤酷愛其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之句目爲王黃葉由是秋史之名藉甚人口所居城西郭外三里許有泉一泓是名望水齊乘所編爲第二十四者明殷棠川相國築精舍於此竹已盡大石

舊傳其子繼之亦善其家學著有詩集行世
號學道南隱先生不以其善詩也之詩與在故吾人皆
輕飛望入集卷而籍之自謂爾益望於山靈矣至
聞其詩舉無異當其意者勝故後人皆稱其詩上以
正革字殊與靈游入父食奉親之不善古錄音顯望
之子廿四泉草堂詩鈔小傳

猶存秋史數椽在焉其葺屋詩所云百年竟落書生手
滿郡猶呼閣老亭是已晚博一等以母老改官成山教
授成山天下之窮處三面環海距會城千五百度官
數月終未得遂其迎養之志遽投牒歸蓋其篤孝質直
立身有本異於薄俗詩人之有文無行者平生作詩最
富弱冠以後即裒然成集漁洋翁稱其骯髒有奇氣不
屑一語雷同而趣味澄夐如清流之貫達德州公則謂
其悲歌慷慨蕭槭蒼涼嘆爲騷體之遺才人之高致至
欲援郎官湖之例易望水為秋史泉嗟夫士固詬於不

知己而伸於知己秋史得名自其鄉先生田王兩司寇始兩公於風雅一途固物類之有鳳麟人類之有周孔也其題品彰彰如是餘子危言固可卑之無高論矣

蕉塘詩鈔小傳

查爲仁字心穀既罹患難而道師爲贈道號曰蓮坡故又稱蓮坡居士云本浙江籍而僑居帝里且三世遂爲宛平人年十九舉鄉試第一是爲康熙之辛卯科主試事者武進司農恭毅趙公也公故以革銅商事與執金吾陶和氣者相水火欲甘心焉謂榜首固富人子且少年名不出里閈是奇貨可居遂釣致以興大獄既鍛鍊成而心穀當死罪長繫深室越八年始邀矜釋嗚呼怖矣心穀固才士既顛蹶無生理乃就白雲司葺板屋數

間日讀書習靜其中高雲上人爲榜曰花影卷七畧四
庫恣意佃漁結撰為工篇章日富其自序云綴毫肺石
之上染烟牢戶之中比諸侯蚕寒蟬自攏胸臆含酸茹
歎詞意歎然然鏗訇陶冶實能與古人相頡頏一時名
士贈答頻煩張得天尚書至稱為唐子畏後身而嘆惜
其有才無命因憶當心穀下獄之秋余方髫龀遠近喧
傳僉謂其不識一丁字如虞山所嘲一元氏然者孰知
其為慧業文人而才藻橫飛若此也哉心穀既出獄則
結園沾水之西臨流植援閑門疊石賦夕烟於琴幌吟

曉日於書床而津門為水陸之衝去京師十舍而近冠
蓋相錯賓至如歸投轄贈鞭徵歌對酒許渭符司馬所
云庇人孫北海置驛鄭南陽而高宗山孝廉亦有東山
麗句諧綠竹北海名賢共酒尊及甲部攤經丁部史紅
兒記柏雪兒歌之贈三復微哦猶令人想見名士之風
流太平之盛事也已

卷之二十一
秀野草堂詩鈔

秀野草堂詩鈔

秀野草堂詩鈔

卷之二十一
秀野草堂詩鈔

秀野草堂詩鈔

秀野草堂詩鈔小傳

顧嗣立字俠君長洲人家有秀野園梁妙嚴公主塚在焉水木亭臺之勝實甲吳下少長讀書其中染翰題箋往往自署秀野人亦以秀野呼之故秀野之名滿天下秀野性嗜書尤耽吟咏弟兄五六人如漢魚迂客輩皆振藻揚聲名滿上國秀野頡頏其間稱白眉焉嘗箋註溫飛卿韓昌黎詩行世各謂詩本天籟人藉以道性情是以歷千百刼光景常新自明人倡謂唐以後無詩歐梅蘓陸概從芟蕪又何論乎大德元貞以還暨王山鐵

崖諸君子哉因銳意蒐輯元人詩集自元遺山而下彙為百家未已也又廣之為三百家凡四集合千二百卷攷第刊布幾於家有其書石室禮堂借鈔翻閱諸生都講給值酬庸以至梨棗之資裝潢之費計一
下數舉秀野固雄於貲至是而耗散殆盡然元人之真面目至是乃出一代才士之英華不至與陳根宿草同歸澌滅亦可謂功在百世也已嗣以南巡獻詩召入書館纂修留京邸者十年康熙壬辰始賜進士入翰林乙未放歸田里斯時也稼蕎凋傷交知零落車轍窮而輒哭英瓊

報以多愁塊然獨處誰與為歡於是感歲月之如流悼功名之不立海天空濶輒思作汗漫游而興盡而返亦復觸緒悲來其歸寒廳詩云閑盡風波兼世態餘年決計傍僧龕亦可想見其意氣之摧頽胸懷之蹇塞矣秀野豪於飲所至立酒人社止酒詩所云壁壘樹麾幢先登期第一者是已家有古酒器三倅劉景升所名三大雅者受十三觴而贏餘罍邇殼以兩秀野與社中人飲率先盡三雅後乃奪彩爭籌飲無算爵爰下令署門曰凡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

相溷見者皆屏息潛伏以去亦有發憤為雄思得一當而大敵當前飯不能一二雅醉矣蓋終其身無與抗者故一時有酒帝之目而社中方觀文最少號酒皇后而莊書田繆湘芷以次稱南相北相云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王國寧
館經書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目次

卷四

後圃詩鈔小傳

蘇日雲川閣詩鈔小傳

滋蘭堂詩鈔小傳

大娘南堂詩鈔小傳

穉堂詩鈔小傳

卷四 目次

卷四 目次

卷四 目次

約園詩鈔小傳

赤山詩鈔小傳

劍虹詩鈔小傳

陸堂詩鈔小傳

樊榭山房詩鈔小傳

弱冰詩鈔小傳

東山草堂詩鈔小傳

春遲詩鈔小傳

十硯軒詩鈔小傳

冰雪詩鈔小傳

南華詩鈔小傳

竹嘯軒詩鈔小傳

柱湖詩鈔小傳

負一齋詩鈔小傳

板橋詩鈔小傳

貞石詩鈔小傳

北田詩鈔小傳

居易軒詩鈔小傳

綠痕書屋詩鈔小傳

聯合小序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後圃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李嶧瑞字蒼存盱眙人爲諸生盛有文名前後督學使者皆以國士相待用茂才貢入成均時海內名士翕集都下而先生攘臂其間珠光煥乘劘氣衝霄飛翬璧笈座無車公不樂固輦轂之美談亦簪裾之韻事也都梁近接泗濠儉荒特甚人士率白首一經抱殘守缺無能以風雅自振先生獨挺然秀出自其爲童子時即知聲

病既冠築講堂於洪澤之陂偕二三羣從讀書其中鏗
荀陶冶而自成一家言年事漸增出而與當世之名卿
大夫游錯綜其議論乃益浩然有得凡所見山水崖谷
之奇鳥獸蟲魚草木之華實與夫身世間可喜可愕可
歌可泣之參差百變一切寓之於詩而傾囷倒廩出之
淡遠風華不名一格非彼描頭畫角蚓竅蠅聲所可同
日語也既久困塲屋則以教習期滿循例為唐邑宰所
謂敲朴誼置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者因作鶴怨猿
驚圖以見志又謂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享年曾不得

下壽太息於文人無命而悲不自勝未幾竟卒殆神先
告之歟先生與先君子同官爲僚雅相交好贈答倡和
之章一歲必兩三見披閱篇目覺爾日情事宛然可想
門堂雖無太傅形象亦足使二鍾入門便大感慟矣

大業選補新文集卷之三

雲川閣詩鈔小傳

杜詔字紫綸別號雲川無錫人自幼以能詩聞實得同邑嚴漢漁先生指授先生亦最咨賞謂以杜分司之後爽發韓內翰之幽咽一時才士不得不首屈一籌也既屢躡塲屋中歲始被凌雲之遇取上第入史館尋引退林居放浪山水間而詩益工且富蓋自康熙丙子丁丑以來輦下諸貴人競講詩格大率宗仰西江而於西崑三十六體棄若土苴曰吾假道蘓黃用以學杜云爾雲川之論詩也耑主性靈緣情綺靡出入於義山飛卿之

三十六翻譯書卷之三
唐白居易著
宋洪武刻本

間或疑其不守少陵家法而為是每下愈况者不知中
晚之有溫李猶初盛之有王楊古意新聲均無戾於風
人首趣故王荊公謂學杜當自義山入而虞山馮定遠
亦云山谷詩粗硬槎枒殊不耐看若從玉溪生入則無
此病蓋西江之詩粗才枵腹皆可以貌襲取若欲摹倣
西崑則非沐以香澤比以聲音必不能含英咀華其風
肆好今讀雲川閣集略杜之形骸而得其神俊有鯨魚
碧海之奇而兼翡翠蘭苕之秀洵乎大雅扶輪而善守
少陵之家法也已雲川尤工填詞小令師花間而長調

又從南渡諸家得髓殆亦辦香萬漁而少變其面目也

滋蘭堂詩鈔小傳

沈元滄字麟洲東隅其號也仁和人生而穎異早歲屬文爲前輩毛西河萬充宗所鑒賞稍長窮極經史喜爲詩好事者競傳寫海寧宮詹查公聲山一見即契以女名籍甚顧艱於一遇康熙乙酉試京兆中乙榜丙戌考教習時宮詹公以從臣供奉不翅內相方公纂佩文韻府門下士蒐採以進先生則薈萃而排比之進呈輒稱旨尋詔入武英殿書局任事赴殿時總裁奏請考試上曰沈某學問朕素知焉用考又嘗語廷臣謂沈某書

法趙董與其外舅正同

天語褒嘉不一而足辰入酉歸博學精勤爲同事冠總
裁陳恪勤公鵬年深委任之韻府既成復就丁酉京兆
試再置乙榜乃以修書議叙授廣東文昌縣知縣在職
四年民咸戴德而上官顧用讒言劾免奪以他案牽累
急徵赴部久之事得白然吏議竟編管寧夏扶病而行
不踰年卒先生於學無弗窺尋而陶冶情性尤工爲有
韻之言探源騷雅出入於杜韓蘓陸諸家一時朱竹垞
湯西崖陳恪勤諸公咸推重之由取法正而根柢深也

嗚呼先生少負盛名且頻蒙

聖語拂拭謂當待詔承明之庭而乃兩中副車一置教
吏稍設施矣復緣讒人構禍文案牽連南北奔馳炎風
朔雪重繭萬餘里終以垂白之年客死邊塞大吏贈賛
始得歸櫬其遇可謂窮矣然經歷世故坎壈纏身長歌
當哭每觸襟懷故歷摧挫困抑而觥觥獄獄未嘗少悔
者遂流注於言志永言之中是豈詩能窮人抑歐陽子
所云窮而後工者非耶予鈔本朝詩竟以未見滋蘭堂
集爲憾既從賢嗣椒園觀察公處乞得亟鈔錄之而爲

論次其大概云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南堂詩鈔小傳

方貞觀字履安桐城人有異才少即工詩取明白坦易
不爲鉤脣棘吻之音大抵於張籍王建及長慶集爲近
壯歲以鄉人南山堂案牽連隸入旗籍棄先塋別老母
形影關山人事都廢顧其屈鬱抑塞之懷羈旅離別之
感觸緒紛來往往託之謳詠言短意長沉痛盡致豈非
昌黎所云不得其平則鳴者歟蓋游歷憂患者十年而
得放歸田里所爲詩益造平淡令讀者泣罷鼓歌各如
其意之所欲出昔粵人陳元孝有言感人以理者淺感

人以情者深感人以言者有盡感人以聲者無涯詩之道所以後六經而獨存也南堂其庶幾乎

詩錄小傳
卷四
李紱字巨來別號穆堂臨川人自幼以神童稱十歲能爲詩十二歲即與里中諸先生結詩社諸先生齒長矣吳迂齋者其塾師年六十一其餘各四十五十不等集中有云因蒙敢遠實養正乃良謀換杖共陟巘奉几同息陬即髫齡時壇坫作也家貧甚嘗於大風雪中手三百錢獨身重繭尋兄漢陽鎮上匝月走三千里寒饑困頓之況自言爲有生所未經其得全殆天幸云嗣發解成進士迴翔史館者一十二年後乃出任封疆入廁卿

穆堂詩鈔小傳

李紱字巨來別號穆堂臨川人自幼以神童稱十歲能爲詩十二歲即與里中諸先生結詩社諸先生齒長矣吳迂齋者其塾師年六十一其餘各四十五十不等集中有云因蒙敢遠實養正乃良謀換杖共陟巘奉几同息陬即髫齡時壇坫作也家貧甚嘗於大風雪中手三百錢獨身重繭尋兄漢陽鎮上匝月走三千里寒饑困頓之況自言爲有生所未經其得全殆天幸云嗣發解成進士迴翔史館者一十二年後乃出任封疆入廁卿

責所至以功名顯顧性剛不能容物三起三仆瀆於危殆者屢矣卒賴

聖明保全以宮詹放歸里生平頗享文字之福少即以舉子業馳名元墨尤膾炙人口三主文柄所摸索皆名下士當辛丑之典禮闈也不佞曾以弱齡預試先生奇其文又策問嘉靖間前後廣續五子等姓名所對俱悉益大喜拔魁一經旋爲遂寧相所塗已既力爭不可得則大恚拂衣出榜後辱寄贈詩有七篇文最賞雙眼淚猶滋之句嗚呼世有好士憐才如此者乎青眼高歌

唾壺欲碎矣蓋嘗竊取而衡論之先生聲氣應求太邱道廣徐健菴以後一人博聞強記過目成誦何義門以後一人艱艱辨難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毛西河以後一人要其一生所辦香者不出其鄉而菴有前古於文取廬陵南豐於制義取臨川兩大於命世之志取介甫於學術取象山香火情深此自豫章人習氣詩則縱橫爽朗出入眉山劍南不盡學西江一派也

約園詩鈔小傳

郭雍字仲穆一字書禪福清人僑居會城康熙癸巳舉人少即工詩最後乃出一帙問世而謂其友人曰吾前後作詩不下千篇今存其畧成章法者得律詩絕句若干首古風歌行僅留一二樂府絕無所解請俟十年後別有窺尋乃敢議及夫書禪之於詩伐毛洗髓幾三十年其用功不可謂不深而其言若此則信乎寸心得失如飲水者之冷暖自知正復索解人不得也吾鄉自林松址前輩雄踞詞壇銳意學杜獨標少谷空同爲從入

之門徑後進靡然從風鹵莽粗豪無復雅人深致書禪
謝絕流品因心師古織豪塵垢不以溷其筆端上焉者
淡遠精微步趨王孟次亦剗露清新不失賈長江姚武
功家法竹垞太史所云如食哀家梨止渴雖爽而不伐
性如水精鹽進酒雖薄亦能醉人者移贈約園庶幾惟
肖可謂鶴立雞羣而不隨人作計者也書禪素清羸畏
寒特甚每涼風始戒即重繭襲裘圍爐墐戶所以調護
者甚至故自癸巳以後心怯北地風霜絕不赴禮闈試
迨雍正元年九月特開恩科則大喜樸被遄征五月過

嶺伏雨炎風舟車委頓竟暘病姑蘇以死豈非豹養其
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有非意計所得
料者哉尻輪神馬蟲臂鼠肝游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
存斯所稱達生之旨矣

小山詩鈔小傳

王時翔字抱翼太倉人所居在南園叢桂中因自號小山年十四始就塾一歲而通四書及詩書易三經既乃於子史百家二氏之書無所不讀若夙成者顧獨喜吟詩間倚聲爲新樂府流播人口四方知名之士履滿戶外尤與同里顧玉停稱莫逆交每會文少年十餘輩咸集二人者徙倚松石間劇談今古恒至日下春始涉筆成二篇既經前輩評閱壓卷率不彼則此一時有瑜亮之目族子汲園先生於婁東十子中齒最少至是稱老

卷之三

詩伯妙選里中能詩者爲後十子名曰積薪小山年十九與焉唐吏部東江則謂其標格清妍風神秀逸如東家之子不假粉朱姑射仙人盡除烟火譚藝家服其論駕小山既以詩名三十年卒落落無所遇久之適

世廟求賢有以名上聞者特

召見授晉江令旋改政和甌寧遷佐漳州移疾歸

今上改元以蒲州同知再起未幾擢成都守爲政以儒術飾吏治廉介愷悌民懷其德年七子求退未允卒於官嗟夫小山少力學雅欲以文章馳騁當世一時大臣

非無知之者而卒蹉跌以老晚被薦功名可戾契致而僅以郡縣自效弗獲大伸其志洎夫日薄西山情同倦鳥業遺兒子東歸掃除敝廬爲息闋娛老計而事與願違終未得向好時柴桑享其一日林泉之樂則固依然窮措大齋鹽福命也小山爲石幢伯兄上官最稱投契而生平之際遇亦畧相等牽連及之人琴之感不禁淚下漸漸矣

劖虹詩鈔小傳

吳文煥字觀侯一字劖虹長樂人其先世已居會城而身猶占縣籍甲午舉於鄉辛丑第二人及第旋假歸家食者久之再入史館改部曹除御史以病乞休今林居又三年矣劖虹落拓不羈喜讀書性尤耽酒一月曾不得數日醒土木形骸似無意於當世務者然當夫酒酣耳熱奮袖起舞或泣或歌輒發洩其胸中之塊壘殆亦阮仲容石曼卿之流亞也詩最豪爽大致於蘓陸為近吾鄉比戶能吟顧羣奉林牕部高典籍為鼻祖聲調圓

詩錄卷之四
融千手如一如所稱晉安風雅者是已劖虹辭而闢之
獨標雅健盤空硬語傑出於柔筋脆骨之間雄雞一聲
天下白固未易為一二俗人言也劖虹曾有句云欲覓
相知定文者近來沈韻比江花蓋指同里江爾熙暨同
年沈珊友而言茲余有採詩之役輒就篋衍所藏選錄
得數十首竊自此於江沈之列樽酒論文則更俟之異

日

陸堂詩鈔小傳

陸奎勲字聚侯一字坡星平湖人南雄太守孝山公之
子而內閣學士雅坪公之猶子也年十二即能詩未弱
冠以文字雄吳越間幼作中秋月夜書懷詩鏗訇陶冶
情文並茂嘉善匡山叔父見而奇之贈句云鵠水才華
盛吾家太守賢生兒年十二詞賦自翩翩即集中開首
第一章所云碧天如練爽初涼者是也顧少年害病雖
性喜吟咏而父師專督時禁勿使為弱歲列子衿旋
遭生母憂謝絕人事兀坐小樓中課孤姪暇則取插架

書讀之手脫口沫如是者三年胸中積有卷軸而於漢魏六朝唐宋諸詩家亦悉悉其源流正變不迷所往而詩學大昌久之游京師與楊次也副使沈厚餘榜眼柯進士南陔唱和城南有浙西四子之目時康熙庚午辛未間詩人競趨宋派而吳閩一帶宗仰虞山幾於圍扇之畫放翁先生少長是邦顧不能不隨俗轉移而細膩風光森張骨氣固自有其君形者存非彼學步效顰革所可同日語也嘗選定十二唐人安詩集行世各系以詩其題杜少陵云文選理熟精宋元格具有五霸紹三

王罪魁而功首石破天驚其論實古人所未發誠足開拓心胸而推倒智勇也已先生雖門第清華甲於江左而自其尊人沒後家計中落授經餬口時爲萬里之游則益研精經學寓維揚者三載於諸經皆有誤著解匡鼎之頤而折五鹿充宗之角譬蜂釀蜜如肉貫弗宋元人經解如林自貢父華谷草廬東山一二家外度未有與之並駕而齊驅者而歛江南北尋章摘句之徒猶泛泛然以詩人相推崇蓋亦淺之乎為丈夫矣庚子辛丑年六十始聯捷成進士入史館纂修明史計是踏省闈

詩錄卷之四
已一十三次矣先公為閤學公所得士庚午之役先生
實在鎻闈裏厥事贈縞班荆與先公講世好甚篤柳州
先友之痛能無有感於斯文

樊榭山房詩鈔小傳

厲鶚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於鄉再上公車不第
既以博學鴻詞徵應試又不遇遂絕意功名不復作春
明夢矣家故貧以詩古文詞教授鄉里老屋三楹牙籤
插架蓬蒿不剪門無雜賓法書名畫而外無儲藏也淪
茗焚香而外無功課也冒雨尋菊踏雪探梅而外無往
還應接也生平諸體皆通而詩學尤邃澄汰衆慮咳唾
成珠其韻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詞麗以則於新城長
水之後別續一燈是豈獨天分之優哉蓋其洗伐烹鍊

日起而大有功矣昔虞伯生語袁伯長公文章之妙惟
浙中庖者知之凡水陸之產皆擇柔甘調其清齊澄之
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冰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
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故性為文之妙亦猶是耳太鴻
固浙產今品題其詩竊援左氏大官年之例即以浙庖
相方遠道寄聞當為一噴飯也所著有宋詩紀事百卷
天水華英網羅殆徧較諸孟棨計有功應高出一頭地
知其解者固當不易吾言

弱水詩鈔小傳

屈復字悔翁晚自號金粟道人家世莫得而詳即同邑
人亦無有悉之者其所見於詩篇大率多殘山剩水之
思麥秀黍離之感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輒向黃河亂
流欲渡令人纍欷增戚而不能已已疑若夏肄周遺之
所寫作又或附鳳攀龍與前明有瓜葛者近是自其少
年時即弃帖括不事隻身走萬里寓沂鄰間最久既乃
之吳楚之間越垂老乃轉徙之京師以詩學教授弟子
名公卿多從之遊武陵家宰楊公奇其才以鴻博薦三

徵不起寫僧廬日坐卧土床中諸貴人以問竒至者趾
相錯作客約自白不迎不送不作寒暄語願來遊者聽
至則與講論詩文源流派別并前史善敗興亡陳迹以
及關河扼塞兵馬漕鹽天文律歷愷切詳明坐而言作
而可行鑿鑿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非彼枯槁忘世老
死牖下者所可望項背也其論詩於賦比興之外耑以
寄托為主謂陶之飲酒郭之游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
彼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而姑借題發抒必沾沾然孰是
數者求之是之謂買櫝而還珠按圖而索駿今試取弱

水集讀之繁音促節詞多悠謬知翁之寄托固自有出
天入地而莫可窮詰者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不足為
外人道也翁年七十餘重至鄰邑寓其鄉人王大令署
中時余為沂州守見余詩便欲與訂千秋之業以詩集
及所註楚詞義山詩箋相寄適予有歷亭之役不及晤
比還轍而翁已先期歸里今存亡不可知念翁與余有一
日知己之言也為刪其全集得若干首付鈔胥云

東山草堂詩鈔小傳

潘安禮字立夫南城人雍正五年進士任戶部主事坐事謫官旋膺鴻博之薦召試列高等供館職是歲入選者二十人皆海內知名士求其實大聲宏文章有師承議論有根據而不為輒悅口耳之學者要必以立夫為第一勾山董浦未能或之先也立夫本與予不相識一日者於南華山人寓齋偶得拙集讀之大擊節嘆賞立草手札遣人於七百里外訂交實為乾隆初年事云迨余於戊午歲再入都立夫已官翰林聞予至則大喜特

枉駕蕭寺中把袂題襟恨相見晚時留滯京邸者三閱
朋友朋唱酬之樂文酒追逐之歡正如桃源人云不足
爲外人道也比予還廣川量移山左旋聞立夫驟擢宮
諭方切貢禹彈冠之慶乃不逾年竟以惡耗聞矣嗟夫
瓊蕊無徵彩雲易散千古才人同斯欷泣而馮衍有噭
咷之妻柳州乏捧奠之嗣其書滿家未知流落何處斯
尤可哀也已今姑就舊刻摘錄若干令讀者就一斑以
想全豹莊子云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三復殘
編能無隱恫也哉

春遲詩鈔小傳

馬樸臣字相如桐城人家貧力學少即工詩與同里方
貞觀南堂友善楚尾吳頭聲稱籍甚一時有瑜亮之目
焉迨南堂以事隸旗籍蹣跚獨行邈焉寡和則益牢落
無聊時從諸貴游子弟授經轉徙於閩粵楚蔡之郊如
是者久之年五十始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推擢為中
書舍人乾隆元年徵天下鴻博士詣京師大臣有薦之
者

御試復不遇不兩年以病卒京邸亦詩人之坎壈失職

者也蓋嘗聞諸前輩詩本於風風之為物遇水而成漪文之至也遇木而成籟聲之至也皆極其自然而無所矯飾於其間故淺率不可也去淺率而出以矜持則離矣鄙俚不可也鑒鄙俚而加以塗澤則妄矣昔者康熙之季戶競談詩館閣諸公尚仍唐製一二軼材之士復跌宕自恣於眉山劍南之間墨守輸攻元黃戰野方氏矯以清真有若彈丸脫手相如接踵而興抗袂而起風格雖微遜一籌要自有其君形者存非苟作者南堂寄懷有云自入秋來常中酒一從君去斷吟詩雅道交情

溢於楮墨亦可想見林谷之同聲而沆瀣之一氣矣相如詩未授梓故外人罕識其姓名余從魚臺令成君處乞得鈔本並為錄入以俟後之續龍眠風雅者

蘇子瞻詩集卷之四

東坡集卷之四

東坡集卷之四

東坡集卷之四

東坡集卷之四

東坡集卷之四

東坡集卷之四

十硯軒詩鈔小傳

黃任字子莘又字莘田永福人居會城之光祿坊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匆匆捧檄得粵之四會令莘田故名士無齷齪俗吏態坐是為上官所不喜劾其縱情詩酒不治事拂衣歸里宦橐蕭然惟端坑石數枚詩束短牛腰而已所居矮屋三楹花竹秀野圖史縱橫飲誤裙屐間具有雅人深致最工詩善葱韶清務去陳言又不墮澁體與秀水朱昆田高郵李百藥同其標格閩人戶能為詩彬彬風雅顧習於晉安一派磨礲沙盪以聲

律圓穩為宗守林膳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律凜不敢犯樂于園扇家家畫放翁矣莘田逸出其間聰明淨冰雪欲語羞雷同可稱豪傑之士其艷體尤擅場細膩溫柔感均頑豔所傳秋江集香草箋諸作傳閭林前輩謂其實有所指擬諸王溪之賦錦瑟元九之憶雙文杜書記之作青樓薄倖楚雨含情殆詩家之賦而興也然昔賢謂知梵志翻著禊法始可作無題詩知九方歅相馬法始可讀無題詩東坡詩云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夫詩人之情亦何所紀極哉出之宛轉蘊

之遙深可以廣騷可以參禪慧業文人吾於莘田首屈一指矣

米芾行書卷之三

米芾行書卷之三

米芾行書卷之三

米芾行書卷之三

米芾行書卷之三

冰雪詩鈔小傳

萬承勲字開遠號西郭鄞縣人家世襲武廩自前明時以四忠三節一義顯勲爵既除文學乃盛充宗季野兩先生既用經術史才弁冕一時而胞姪貞一先生復薦舉入史館聯鏡接武聲稱籍甚開遠其家嗣目濡耳染固已迥異常兒矣旋以論修明史失當路貴人意出為五河知縣貴人固無意修前隙而上官妄承風旨謂是奇貨可居攔摭細故鍛鍊成獄問死罪開遠時未弱冠遘諸閨凶踉蹤萬里乞哀當世賢士大夫醵金告贖當

是時父困縲紲母疲索餧發為詩歌聲淚交迸久之得論釋生還歸故里覆巢完卵艱不得食已復嚴追贍緩秋風落日中床上別父竈下別母重繭走京師時曩昔知交零落殆盡計無復之思自投西安獄已入闕遇故人予某力援之為完帑項事乃寢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嘯歌以歸時小除夜半呼門入父驚喜墮床下痛既定出行篋所有朗誦母前且泣且笑曰兒即榮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嘗夜吟至病愁殘臘斜陽短寒對西山積雪長句母聞之嘆為不祥俄雙親連逝家愈蹙三旬九

食絕口不言貧逮雍正初元年六十矣以諸生保舉端方奏對稱

旨特授磁州牧余時為邯鄲令同官交好知其生平最悉開遠自少即以詩名冰雪一編人咸擬之孟東野查初白先生獨不謂然嘗贈以詩云孟郊沒後千餘載苦語何人更別裁風雅道衰無至性海山地大得奇才翻瀾涕淚隨聲出徹骨冰霜鍊句來竊喜故人還有子一編浮白爲渠開蓋傾倒之至矣為人內行醇篤磊落光明與人交絕去城府堂壁間大書溫厚和平四字嘗自

謂生平詩文不如古文古文不如詩詩不如人一時胥
服爲駕論云

詩集小傳

南華詩鈔卷之二

南華詩鈔小傳

張鵬翀字天扉嘉定人其所作詩畫自署南華山人天下識與不識皆稱張南華云南華幼多病年十三始就外傳旦所授書暮或未能成誦父師以常兒畜之不之責也十七歲心地忽開豁取經史子集讀之皆如宿習作制義及有韻語走筆立就灑灑數千言又嘗出己意創廻文賦八首芊眠清麗無一字不工穩弱冠補諸生壯歲掇科第去授史職有聲館閣間既受

今天子特達之知不數載晉宮詹乃以辰墓假歸道病

死訃聞都人士皆惋惜以負才而未竟其用也南華本檀詩名而才情敏贍尤為海內少雙常客松江郡齋寸燭賦詩二十首又於京邸作雁字落葉七律自晨至午上下平韻俱就抽秘騁妍長安為之紙貴間以餘力作山水興會所至槃礴淋漓出入南宮北苑間書法亦蒼潤勁秀時稱張翰林三絕

上固雅重其才有作則使步韻又屢敕

御前作畫其所進春林澹靄圖及日長山靜畫扇皆稱旨依韻賜和并製詩褒美之有螭頭奏對春風靄寫出

春林亦絕勝又大癡更擅東坡筆勍敵江山兩不慚之
句夫大弦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臣也宮商相應玉節金和讀金蓮紀恩一集覺卷阿遂歌虞廷賡載其氣象猶宛乎可接上下志同得不嘆為千古之榮遇也哉憶予曩歲入都南華特枉顧蕭寺中尊酒論文過從無虛日義馭不留尺波電謝披覽遺集蓋不勝山陽聞笛之感云

竹嘯軒詩鈔小傳

沈德潛字確士長洲人晚取韓子歸愚識夷塗之語以名其齋又自署歸愚老人云少聰穎讀書等身為諸生自康熙癸酉科即入璣闈連十九試不售至乾隆戊午科年七十始登賢書已未成進士入史館不十年游陞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歸愚積學工文古文詞跌宕夷猶謹守堯峯家法無敢逸出範圍其於詩學尤邃是時江南盛詩社又宗尚蘓陸之學硬語粗詞荆榛塞路歸愚獨斤斤然古體必宗漢魏近體必宗盛唐元和以下

視為別派所選有古詩源唐明詩別裁行世橫截衆流
獨標心印誠談藝家之金丹大藥也歸愚既晚達獨以
文字結主知膺殊獎時

天子天縱多能方隆文治喜與詞臣輩賡唱迭和惟學
士張南華能當上意而歸愚亞焉顧南華賦才敏贍走
筆如飛日可賦詩百首歸愚則含毫邈然安章頓句遲
久成篇兩人者嘗結詩社南華詩點筆就而歸愚苦吟
未安滋愧恧南華曰遲速本之性生子不能效我速我
亦不能為子遲也一日召對便殿語及詩學

上顧德潛謂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翀敏捷咨
嗟久之兩人造詣在聖人品藻中矣歸愚於己巳歲致
政家居年八十有二矣聞至今尚健在云

柱湖詩鈔小傳

先師段柱湖先生諱獻生字相山湖廣衡州府常寧縣人康熙乙酉丙戌聯捷進士初筮仕得福建汀州府上杭縣知縣丁酉鄉試充禮記房同考官方坤以稚齡觀場不自意膺薦拔受業稱弟子先生負天人姿過目成誦於當世知名士罕所許可顧方坤獨蒙殊獎時腸肥腦滿縱觀前史好議論古人成敗得失又於詩古文前後作者妄有題品先生顧憇置之於耳曾不聽瑩且時發起予之嘆其或體物緣情偶然有作每進一篇未嘗

識不自量率意述文章簡率平易質直入要雖自存
詩雖咏舊亡而筆趣未盡惟其同客有寄以詩傳
以東坡之西山為神妙堅士以通對詩者蓋不知其人
至如其詩所載未盡其間固有詩集未傳者故其詩
亦復多存於他處也

不稱善當是時雖童昏無知亦深感知己之難逢而得出大賢之門下為可樂也先生嶽嶽懷方又嫉惡過嚴坐是不能久於其位泣上杭未十月而逼變交代之難作解任質審時逼交者為汀州吳守故以婪賄聞又廣交遊盛黨援吠影吠聲流言四布大中丞聞之意不能無少動先生即作書上撫軍直陳其事中云就使卑職不敢言而敢怒大人得無內愧於心而况卑職倔強成性固非不敢言者也等語同舍生咸為股栗先生毅然竟以書投時大中丞為粵海清端陳公固大賢壯其言

亟予昭雪起復原官補廣東新安令不數月丁內艱服闋再補縣坐條陳言事削籍歸里十餘年卒先生負經濟畧雅欲以經術經世務如天文星歷之書地理堪輿之術與夫本草醫藥勾股算法靡不原本本坐而言起而可行古稱通儒惟其有之顧不肯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秋戒白露冬申嚴霜坎壠纏身終憂讒畏譏以死將所謂鸞翮可鍛龍性難馴者非耶先生之宰上杭也陳滄州先生送之以詩有曰事當盤錯難何避功在澄清志弗違又曰車經九折途險口記三緘道自

真識炳幾先符徵事後讀者歎為如神之照不知兩先生情意既孚志趣亦合坐陳已事慮遠思深乃遂若燭照而數計耳何詩識之足云

貞一齋詩鈔小傳

李重華字玉洲吳江人少承庭訓學詩出語即能越俗既從張匠門先生遊匠門故以詩自豪負笈者趾相錯顧於玉洲獨發起予之嘆而何義門先生尤所咨賞葛稚川之歎元圃積玉沈范兩尚書之咏霧夕芙蓉其傾倒殆不是過玉洲既天才獨絕迨與諸鉅公大人遊磨礪涵濡上下其議論而詩學益進水銀丹砂入其爐鞴皆成丹也公弦襍韻經其調和皆成樂也鮮如時花嬌如笑女蓋其醞釀深厚而成就高格者金玉璀璨既歷

多年是以意餘於匠情深於文鏗鏘幽眇而自成一家
言也玉洲家笠澤往來吳門日久兩地故多詩社玉洲
率後至酒闌燈炮每詩成衆口皆嘿而息既乃擊節狂
吟拍案高歌僉謂固宜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洎成進士
列侍從鋪陳雅頌淵涵金石益復出天入淵變化縱橫
而不拘尋常應制體格極重焉既以細故去官遂得以
蕭閒無事之身肆其力於詩歌而又之蜀走棧道入劍
閣經白鹽赤甲弔屈原武侯杜老蘓公遺蹟客山左登
泰山謁孔林觀登萊天風怒濤青紅海市諸幻境其留

關中過秦漢故都覽潼關之防衛望華嶽終南太白
武功之形勝怪瑋竒傑之才有擴之而無盡者信乎其
為慧業文人而又獨得江山之助也已玉洲隨其令子
視學齊魯於予有一日之雅竊嘗請益謂夫詩有三要
發窺於音徵色於象運神於意三者缺一焉不可又謂
詩之在人也其始油然而生其終訕然有節要惟六義
為其指歸故凡治艷流蕩與夫怪僻險仄之調宜無復
慕效焉知是解者將旦暮遇之也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板橋詩集小傳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丙辰舉於鄉連登進士第授范縣知縣改調濰縣以疾乞歸板橋少穎悟讀書饒別解綽有文名家固貧落拓不羈壯歲客燕市喜與禪宗尊宿及期門羽林諸子弟遊日放言高談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坐是得狂名既得官慈惠簡易與民休息人亦習而安之而歲歲歷落於州縣一席實不相宜世方以武健嚴酷為能而板橋以一書生欲清淨無爲坐臻上理聞者實應且憎不則怒罵謹訶及矣雅善書

某文公友號晴雪齋者其子也學畫出其軒
與人競習曲突多所發明其筆素朴拙而
入妙無所失其父之智亦可謂高矣其子
與野翁夏侯健臘賦詩于其家園中
書題其額曰文子寧園貢善子氏所居
獲樊子良其聲譽甚於其父子之才
固不以爲過也

法真行俱帶篆籀意如雪柏風松挺然而秀出於風塵
文表所畫蘭草竹石亦峭蒨別致詩內所云時時作畫
亂石秋苔時時作字古與媚偕者是已詩取道性情務
如某意之所欲出其自序有云余詩格卑下七律尤多
數翁習氣屢為知己詬病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後
來亦未必能進姑從諛而背直慚愧汗下云云其言可
謂不自滿矣然其詩流露靈府蕩滌埃壘視世間無結
牆不可解之事即無梗咽不可道之詞空山雨雪高人
獨立秋林幽深若骨自青差足肖之非彼藉口白戰以

自謂爲美士也實者也板橋徒以狂故不理於口然其
爲人內行醇謹胸中具有涇渭所刻寄弟書數紙皆老
成忠厚之言大有光祿庭誥顏氏家訓遺意異乎放蕩
以爲高者信賢子之不可測也昔晉文王稱阮嗣宗爲
達慎吾于板橋亦云

貞石譜錄小傳

石文字貞石上虞人自其先世徙于杭遂入杭籍爲諸生家竒貧少則學爲詩歌無所承受獨以己意鑽索於故紙堆中而悽戾幽怨自成一家言與里人厲太鴻金壽門丁敬身陳授衣輩結文字交無三日不會面者家有小樓青山滿簾翠滴筆硯嘗與諸君子酬唱其間樵蘿不爨清談而已暇則攝游屐偕吟侶徘徊于叢祠破塚之墟不日暮不返里中兒咸怪而目之曰彼狂生何爲者也年三十卒無所遇而侘傺幽憂以死嗚呼王

樹上埋秋墳鬼唱古稱詩能窮人誰謂更死人耶昔東
坡語道士陸惟中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
亦足以死今讀貞石詩如怨如慕如聽三峽猿啼如日
薄虞淵聞鄰人吹笛聲展卷呻吟令人終日不樂固宜
其爲不壽之徵也沒後諸故人掇拾遺編得十二而
陳授衣序之以傳棟蓋其潘楊至戚云

北田詩錄小傳

汪浩然字萬原一字孟亭嘉興人家貧好讀書又好爲
有韻之言風雨晦明手一綱不釋紙窓竹榻擁鼻作苦
吟聲時同里朱先生以鉢儒碩學爲風雅宗與新城
王尚書狎主齊盟若前代之李杜坡谷然者先生既
退居長水則以詩學唱導後進凡經指授及私淑其門
者率振厲成一家言屈指門下士著錄不下千人而目
濡再染守先生之微言而弗失者實惟寥寥梓里漸被
獨深萬原固於里中卒後間風而興起者也既家食不

能自給所為詩人亦無知之者則挾策作汗漫遊諸公
貴人爭延致幕下依緣水之芙蓉書記翩翩固阮瑀陳
琳之流亞也其客濟南最久辛酉壬戌之間嘗一再視
亭館舍酒酣以往論文較藝凡唐宋以來詩人靡不悉
其源流窮其正變剖析其離合利病如堂上人之判堂
下人曲直然著門偶舉及曝書亭詩句則頓足起舞側
弁而哦鉅律長篇如餅瀉水乃知平生雖廣搜博採轉
益多師而一瓣心香固逝在鴛湖繡里間也嗣後不數
數見客歲

薄虞淵可謂其忘談次出其遺詩讀之剪刻生新無西
抹東塗傭工制目之習而亦不以搜奇抉怪刻腎雕肝
為能事洵乎其得長水薪傳而不至如昔人所譏還珠
而買櫝也已萬原當少壯時銳欲以功名自奮終坎壈
不遇以老則斂其拂鬱無聊之感一發於詩而詩亦未
盛稱於世予故爲表而出之既惜斯人之不能常在而
又慶詩卷之長留者不同於時鳥之變音飄風之過耳
也萬原其可以少慰於身後也夫

居易軒

小傳

族子三才官贊別號參亭侯官人爲弟子員有聲儀
封張相公撫閩拔入鰲峯書院舉業之外兼課詩古文
詞參亭每試必上等戊子舉於鄉癸巳成進士用薦入
武英殿修書受知陳恪勤公試第一出爲東光令連丁
內外艱服闋補上元未之官而虧帑事發轉徙燕趙三
十年百口嗷嗷傭硯以食晚病瘻蹠而歸不兩月遽
卒參亭豐頤皤腹飲饌兼數人詩才敏捷入手即成與
人言呐呐不出口下筆輒不能自休性畏岑寂所居之

地賓朋滿座。紅紗酒六博。圍碁竟日夜。謹呼不倦間。
閉戶孤坐則伏几。伸少焉。勦聲聞戶外矣。其興趣如
此。先君宰固安。參亭時自京師來。視與余兄弟唱酬比
翁居官數集。名流結詩社。參亭常往來其間。故集中詩
半皆同作其體。史不離晉安派間。入蘓陸諸家而爽氣
豪情湧出於本。外如生駒振鬣。仗馬失鳴。羯鼓數

通琴聲。

詩名。

閉目搖首自誣。唐音者也。參亭既以
終抑鬱不得洩。則一寄之於詩。遇稠人
人方呻吟營廣。參亭已落紙如風。四

魚座

座勿兼。蓋其豪情勝概。一往無前。故意到筆
隨於前。草率業抑之欲。其與廉之欲。其節固而存之欲
其重者。審嫌棄。屑措意。一時同社諸子。咸效歲規。謂
君才高學富。富革斂焉。然當下筆。臨文能痛自割捨。乃
往不則易於語。諱未免蛟螭之雜。蠟若昌黎氏之譏。
崔侯然者。豈不可惜。參亭心善其言。然性之所便。迅筆
疾書。起鶻落。不能少違緩也。參亭在都。旦常招吟侶。
至八里庄看杏花。酒酣而席賦七言古詩。一章臨川李
穆堂先生。在他席。見之擊節。咨賞特冠。蓋如雲。彼此不

相顧而歎遲。至臨川總制樂輔參亭方罷官落拓循
例修謁刺入遠延見首及杏花詩背誦不遺一字問記
憶李生否參亭茫然久之乃省悟其後卒藉臨川力以
完宿逋論者稱為詩人奇遇獨是元稹才子名徹禁中
韓翎暮年詩傳

御筆類皆以

韻梯富貴而弋榮華參亭乃僅僅
藉以免罪文章命能勿誦鳳洲遺言而長太息也哉

續序

詩鈔小傳

伯兄石壘。諱方城字則望先大夫蕉溪公冢子幼
不好弄端重如成人稍長從蕉溪公學入則稟母訓不
從他師蕉溪公怒嚴以長子屬望尤切日授經書尺
許背誦偶訛則笞罵不少貸年二十爲諸生先是病瘧
半載嘗自言幼讀書困於程限若有物橫梗胸中格格
不快至是忽開豁心地空明病起復按前所習書皆有
新解殆禪家所謂頓悟者機耶顧人園塲屋年四十六
始舉雍正癸卯科鄉試又十年成進士筮仕得蜀之新

繁邑固彈丸然密邇省會號稱殷繁而關隴楚粵滇黔之民蜂屯蟻聚紛擾無已先生以慈惠忠信臨之調劑得宜民胥悅服乾隆十年計吏舉治行尤異旋以蜀閨磨勘事鑄一秩先生怡然而上官深扼腕不令倣裝延主錦江書院蜀人聞名景附負笈者踵相接書舍至填溢不可容踰每集以疾卒方坤當髫齡之歲先生已績學工文籍

名先人二字人色喜引以為友每花晨月夕墳篋迭奏

二冬文史嘗從講業迨弱冠薄有文

才一日風雨對床之樂自謂不讓前哲在

都門與任

德泉孫沛村伍鯤扶洪月航周瑞峯

諸公往來

金石爭鳴一時傳為美談顧方坤沾沾

自喜享敝金環

金先生則意思蕭散含毫邈然每一

篇出遠近傳

鈞天於紙貴而人生顧退然如不勝也又

嘗於叢臺官舍焚燭賦詩不題得寒秋限雙字韻

方坤先得句云遲久更疑六字唱或雙客皆歎其新穎及

先生詩成則云偶作行歌互應驚好夢雙於時徐靜谷

先生在坐乃拍案叫絕謂是題能以神韻勝斯為絕無

僅有豈但壓倒元白已哉其為哲匠所咨賞如此蓋嘗

本自吾

竊論先生之詩有根柢焉有興會焉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二者兼之而又天骨森張才鋒側出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世人皆以韓蘿目之而精深華妙大致於坡仙為近入蜀又藻思綺合不名一格曾以將進酒高軒過十門扁相寄奇古纖穠宛然長吉飛卿家數無老人矣方竊喜為壽徵不謂曾未半年而竟溘然長逝馳不留風流頓盡掩卷不知涕之何從也昔篋中於詩中州鑒敏之作而近代漁洋之摸感舊集追亦猶列紙尾故方坤於詩鈔跋事之日

敬援此例

集爲條理之終上視百年已交呂攀嵇之不
盡阿私其所好也哉

會稽文抄

會稽文抄

大疑者如山高人深

大疑者如

識者如山高人深

識者如

聯句合鉢小序

聯句昉於荀嶼然考喜起之歌帝作臯賡三聲互叶實爲茲體權輿而引女傳謂式微之詩乃黎莊夫人偕其傅母所作今觀一問一答宛肖兩人口吻理或然也下迄魏晉六季代有流傳如賈充李夫人之句吳郎何從事之篇以及江革王融阻雪遙贈之什尤其彰明較著者也厥後踵事增華怪奇百出觀夫韓孟鬪雞之作范歐滕石劍鶴之章綴於石破天驚鑿空縫險而聯句之能事盡矣我朝

列聖相承垂數文教鄒枚司馬應運而興鼓吹休明彬
彬風雅固已人握靈蛇之珠而家懷荆山之璧矣而名
流翕集笙磬同音亦復領異標新得未曾有其或一彼
一此角勝爭能則如婦姑對局攻殺略當莊惠臨濠機
鋒遂敵其或三三五五衆喙爭鳴則如萬壑合注匯爲
大川羣山出雲混爲一氣令人歎觀止焉詎比劉侯之
賦石鼎胎笑軒轅又奚至蹈山谷所嘲筆力不能相追
祇成四公遺典也余我

皇上禮樂既聰明兼中和之條貫萬幾之暇間與諸

臣賡

同者故首
下以見諸公掞藻摛詞皆以表稽古之榮而鳴和聲之
盛至王宋朱查諸名篇膾炙人口者亦各以類附從蓋
聖主懸日月於中天而先後諸臣相與耀星芒於環拱
頽頽韓孟范歐之間固已左挹袂而右拍肩矣何大官
令鄙舍人之足云

翁方綱

詩鈔小傳凡百五人其於閩人不專主材高之派而於明季諸作者亦不能盡廓除李何王李之餘習然其學富而閱歷深心平而識力正無愧於英靈間氣之編已

國家百年以來作者正當極盛之時如江左山東山西次第編其土風即以梅會松陵宛陵亦各輯其篇什而是鈔獨不專輯閩人之作揆其用意不肯以方隅限格固為尤博足傳也昔工文通擬上而以河外江南閩西而所擬說作則徑路分而原

惟不以爲成不區流而用

而愾豫

已開宋元之

尊卽是為其人

平六

卷之

孫男

蘭

譜

手

抄

嶽

重刊

嘉慶

記